

洪考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國歷代名賢
故事集第二輯

洪秀全

定價國幣壹元叁角整
(外埠酌加郵運費)

主編者 潘公展·印維廉

編著者 羅爾綱

發行所 勝利出版社
重慶羊子壩十八號

經售處 中華書局
中正書局
開明書局
各地分支局

重慶總經售 文信書局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初版

0001-8000

作者小傳

蕭爾綱先生，現年四十二歲，廣西貴縣人。少耽文史，及長，負笈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部，受業於胡適之先生，專攻文史之學。畢業後，任胡氏私人祕書。後隨之平，益肆力於考證。廿三年入國立北京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整理藝風堂金石拓片。七七變起，工作中輟，遂入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專治清史，以迄今茲。著有：「太平天國史綱」（商務）、「湘軍新志」（商務）、「搶軍的運動戰」（商務）、「綠營志」（商務）、「太平天國史事叢考」（正中）、「金田起義前洪秀金年譜」（正中）、「天地會文獻錄」（正中），及待印之「晚清兵志」、「太平天國金石錄」、「忠王李秀成自傳箋註」、「左宗棠致張曜得真蹟跋」、「金石萃編校補」、「太平天國七次雜目傳」、「師門尊教記」等書，爲國內治太平天國史之有數學者。現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編輯旨趣

潘公展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我中華民族，立國迄今，垂一千年，並世國家，其文化之悠久，殆無其倫。近百年來，他從一個堂堂大國，淪為被人輕侮凌辱的次殖民地，不平等條約的桎梏，幾乎把他束縛得透不過氣來，於是有人懼外而媚外，精神上喪其所守的趨勢。不但外人往往以為中國已無可為，即國人亦遂懷疑其立國之近是否還能存在。到了國父倡導三民主義，鼓動國民革命，數十年間，民族意識的火炬始得大放光明。而尤其自抗戰軍興，全國軍民在總裁領導之下，作堅苦卓絕的鬥爭，把世界上所謂三大強國之一的日本，打得真真透

窮，陷入毀滅的深淵，於是全世界人士方曉然於中國的立國精神確有可以珍視者在。

抗戰一開始，總裁就昭告全世界人士說：「我們是有無窮的威力」。『這無窮的威力』是什麼？中國的敵人絕不瞭解，中國的友邦也未必開始瞭解，就是參與抗戰的全國軍民亦未必都能瞭解。祇有讓事實來說明這個真理。

我們這雄偉而熱烈的神聖火燄，在持久而普得地燃燒着，它照耀着東方，也照耀西方。全世界的人們，在驚奇，在閱讀。不瞭解的人說這是神秘的奇蹟，一個永遠猜不透的謎。祇有真知灼見之士由此而逐漸地認出中國民族力量之雄厚，是源於優良的文化傳統與民

族精神，他一方面歌頌這世界古國的新生，一方面却大談英美的教育法「中國精神」。尤其是英國牛津大學的教授們，一語道破，他們說：「英國人士對中國文化學術之真價的價值，過去不無輕視之處，但時至今日，一方鑒於狹義國家主義的積暴相仇，一方感於中國反日態度的莊嚴鎮靜，究竟誰為世界文化的領導，現在我可無疑義了」。

這優良的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蘊蓄在每一個中國人的血液中，溶化而成爲自尊自愛的高尚德性；更由這自尊自愛高尚德性，凝結而爲自立自強的堅強力量。這種力量是內蘊的，是持久而不是偶發的，是積五千年治亂興亡的洗煉而爲至大至剛的民族精神。在平時，我們是生於斯息於斯而不自知，可是一遇到

國家危急之秋，祇要有賢明領導者振臂一呼，把全國的意志力量集中起來，則平日蘊蓄在每一個國民血液中的潛伏力量，便如疾風驚電，有觸即發，無堅不摧。這沛然不可抵禦的民族力量，是導源於四萬萬人的同德同心，而表現在舉國上下的共生共死。我們愈戰愈強的原因在此，我們「威力無窮」的關鍵亦在此。

這就是外國人所尊敬而要效法的「中國精神」！

近百年來，如果我全國上下能夠發揮「中國精神」，何致慘遭五千年來未有的變局，把民族生機斷喪殆盡？而山河痛心的，是我們抗戰四五年之後，民族中絕不免有自輕自賤的渣滓存留着。在長沙三次大捷的消息傳出後，居然還有一些中國人說這是受英美太平洋參戰

的影響；而有些人，還公然把鄰邦看作祖國，這真是道地的「文化奴隸」。文化奴隸們是僅僅具有中國人的軀體，而根本上已喪失中國人的靈魂。因此我們從事文化工作者，更應當倍加努力，不僅要珍重和寶貴這「中國精神」，並且還要發揚光大；拿這聖潔的火燄，去焚化那些醜態百出的民族渣滓。——這是我們編纂這套「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的主要動機。

我們編纂這套故事集，並不是整理國故，也並非懷古幽思，更談不上復古傾向。它祇有一個目的，就是希望在建國文化的坦途上，貢獻一點，建築小小的基石。我認爲建國文化是建築在兩大基礎上：第一是發揚固有的優良文化，從根救起；第二是吸收最新的科學工藝，

迎頭趕上。這套故事集就是第一個基礎上的許多基石之一。

有人說我們發揚固有文化，應當着眼於全社會或全民族，何必要先致力於名人傳記，宣揚這些一姓一家或少數人的事蹟？這種見解，似是而非實非。要知道歷史上所帶的偉人，也就是代表這個民族文化的結晶；要了解我民族文化之精髓，必先要研究這些偉人的事功學術及其影響。因為多數人的活動，往往受少數人的感召，如夏禹的治水，孔子的教育，秦始皇的統一，成吉思汗的遠征，國父的革命等等，並非一人一姓之功，而是全民民族精神力量的總表現。況且我們敘述的方法，也不是為某一個人作年譜，而是着眼於他對全民族的貢獻。現在我們發揚固有文化，決不是復古運動，而是含有一前事不忘，後事

之師」的重大意義，所以就歷史上選出若干偉大人物，描寫其所以成爲偉人的精神所在，其影響自更可深刻動人。譬如敘述大禹治水，儘敘述事實，豈不如描寫大禹用什麼精神和力量治水而成功。因爲大禹治水的事實，在今天自然不會全部重演，而像大禹這位民族偉人，有志的青年自都可以「有爲者亦若是」。有了一位大禹，已經能够扭轉乾坤，假使有許許多多大禹，試想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將如何偉大！由此可見本書的任務，雖是檢討過去，而實際上未嘗不含有創造將來的使命。

我們一向衡定人物的標準，不外「立德」、「立功」、「立言」三者。這套故事集也大體上採用此法。有大德於天下，永爲國人頂禮

膜拜者，爲民族偉人；列第一輯。有功勳於國家，或其事功人格足以激勵青年者，爲歷代賢豪；列第二輯。學術思想照耀千古，堪爲我民族文化的結晶或代表人物者，爲學術先進，列第三輯。共凡三輯，都三十冊，如有必要，亦得增減。如此，分讀可以知我民族精神之所寄託，合讀則可了解我民族文化的全貌。爲了普及宣傳，故寫作方法力求通俗，使讀本書者如看傳記文學。爲了節約紙張，各冊的內容實質不重並，每冊的字數也以五六萬字爲度。

希各位專家學者熱忱襄助，使我這個志願得以圓滿成就，由衷的感激，實非筆墨所能表達。現既編纂就緒，刊行有日，謹將本人編纂本籍的動機和志願，奉告讀者。

凡例

- 一、本書在洪秀全稱天王之前則直稱其名，在他稱天王之後則稱爲天王。
- 二、本書在太平天國永安州建國改元頒行太平天曆之前，則用清曆紀時；及改元頒行天曆，則用天曆紀時。
- 三、本書同一事或見於附傳，則說「語詳石達開傳」或「語詳李秀成傳」，其附傳事詳天王傳的，則說「語詳天王傳」，以免重複。
- 四、本書寫太平天國之「國」从口从王，不作「國」，引太平文獻亦照其原字書寫，如「𠂔」从云从人，而不作「魂」，這都是太平天國新創的字。又本書寫「𠂔」字亦照政府命令改犬旁爲人旁。

目次

第一章 家世及其際遇

第二章 科場失意及其精神變態

第三章 革命思想的形成與上帝教的創立

第四章 金田起義

第五章 入桂宣傳

第六章 金田起義

第七章 永安建國

第八章 永安建國

第一章 家世及其際遇 六一

第二章 科場失意及其精神變態 一〇二

第三章 革命思想的形成與上帝教的創立 一六〇

第四章 金田起義 二二一

第五章 入桂宣傳 二九

第六章 金田起義 三一

第七章 永安建國 三三

第八章 永安建國 三三

第九章 永安建國 三三

第十章 永安建國 三三

李秀成

一五五

附

二 天王自封稱號及奉天國號獨立

……… 四六

三 天王自封稱號

……… 七一

第十章 天王自封稱號及奉天國號獨立

一 天王自封稱號

……… 八四

二 天王自封稱號

……… 八二

三 天王自封稱號

……… 八二

第十一章

洪秀全自封稱號

……… 八二

洪秀全 石達開 李秀成 附

羅爾綱編著

第一章 家世及其際遇

一 家世與教育



秀全是廣東花縣官祿埔人，於清嘉慶十八年癸酉十二月初十日，即西曆一八一四年的元旦，生於距官祿埔四十里芙蓉嶂附近的福源水山谷老屋中。祖父國游，父鏡攝。世以耕讀傳家。父親爲人公正廉明，很得鄉黨信仰。

秀全先世本居於廣東潮州府，後遷居嘉應州，又從嘉應州遷至花縣。花縣在廣州市城的東北，地勢多平原，有小山，有河流，秀全在福源水出世後，其全家乃遷居於官祿埔村。這時洪氏族人業已聚族居住於此。這一條官祿埔村，便是秀全生長於斯的本村。

官祿埔位於縣城西南約六十里，距廣州北約百里。其東隔一沙溪叫做石陵村，西去約十里，則爲丫髻嶺、獨秀山諸小山。山麓有村七名九間，即秀妻賴氏的故鄉，而秀全在家鄉時也會在這裏設塾授徒。村北約一二里爲禾落地，這便是最初與秀全同謀革命的南王馮雲山的故鄉。起義後，禾落地全村給清吏焚毀，村人四散，如今只剩有頽垣破瓦於荒草荆棘叢中以供憑吊罷了。惟官祿埔村則迄今仍存，因村的大部分經清吏毀後而重建的。當秀全居此的時候，全村人口共約四百，大多數爲洪姓族人。村民大都以務農爲職業，生活甚簡單而儉樸，村中建築物除祖祠爲磚建的外，其餘都以泥或灰沙爲壁，而以瓦作蓋的農廬。住屋分三排，都南向。各排之前，則爲一大水塘。秀全的小宅，乃在第三排的西邊。村的左邊有書塾一所，爲秀全幼年讀書及青年授徒的地方，原屋早已毀毀，但是遺蹟仍然可尋，數門外原有的小石獅一對，今仍屹立村中。

居於官祿埔的洪氏族人，都是客家人。所謂客家人，本爲中原漢族，千數百年前，因受異族侵略的壓迫，逐漸南遷，或有遊宦南方，挈家而來，遂開族於此。其人散居於

閩、贛、粵、桂諸省。其入粵的多居於本省東部及北部，桂省的客家則多是由粵再行西遷。在粵、桂兩省中，因其人後至，故久居是地的人，遂稱他們爲「客家」，或稱爲「來人」，而先到的人則稱爲「本地人」。沿江毗海的沃壤平原既爲本地人所先佔，客家人後至，遂不得不多卜居於近山的陸地。客家人賦性，如其他山居民族一樣，強毅堅忍，勇敢好戰，富有獨立性及冒險性。男女都能勤勞耐苦，工作尙質樸，這原是環境使然的。客家人歷來都沿襲原來的中原口音，代代相傳不變，故雖散處各省，而語言大致相同，且以歷史關係，團結力亦至堅厚。其與本地人因語言習俗及品性的相異，又因主客的成見素深，而毗鄰難處於一方，彼此利益更時相衝突，以故常起爭執，甚至釀成械鬥。

爲了歷史上、環境上、民性上種種關係，客家人向來最富有革命精神及民族思想。自滿人入據中國，客家人多不屈服，洪秀全即可爲其代表，他以匹夫揭竿起義，反滿興漢，創建太平天國，那班同謀起義的領袖們，如：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南王馮雲山、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等，以及基本幹部與宣佐士兵男女全體，實以客家人佔絕

大多數，這是研究太平天國史的人必須透切明瞭的民族背景。

秀全七歲入本村書塾讀書，他自幼即好學不倦，而且天資聰明，過目不忘，五六年間已經熟讀四書、五經、孝經及古文多篇。其後又博覽史書及其他異籍，學問乃大進。業師與家庭及村人都盛稱他的才學，都說他將來必取功名如拾芥，行見他揚名聲，顯父母，且為宗族交遊增光寵。有幾位業師因見他家貧好學，特免收他的學費而義務施教。他的家境雖貧寒，但他的父親仍勉力供給所需，親族也有餽餽贈，使免輟學。老父愛他尤切，與人談話，最喜談及其幼子，聞人偶爾稱贊，輒眉飛色舞。正因家庭與宗族師友的期望過殷，而秀全於科場中終不能青一衿，這種情形，與給予親友的失望和秀全的打擊，是不難想像得到的。秀全後來所以走上革命的路，這是一個最初的導機。

秀全入塾讀書，到十六歲，卒因家境困窮而輟學。因此秀全即如其他輟學的村童一樣，幫助理家中農事，或到田野放牛，這是一般農村裏面年紀太輕而無力做粗工的少年常常做的事。但人人都以秀全如此中途輟學為可惜。第二年有一年歲相同的同學，請秀

全陪伴他讀書，以一年爲期，以爲得此天才爲伴侶，必可收切磋的好處。過了一年，秀全的族人都以爲他的文學長才埋沒於粗工之中爲大可惜，遂聘他任本村的塾師。由是秀全復得到一個教學相長的機會，以自行繼續研究文史。

二 科場失意及其精神變態

秀全年約十五六歲，就去廣州府應試。這是那時健讀書人求功名的路子，也正所以滿足他的家庭對於他的文才的期望。清代科舉功名原有四級：第一級爲秀才，再進爲舉人，又進而爲進士，而最高的則爲翰林。中式的秀才須被考選三次，初爲縣考，繼爲府考，終則爲院考。院考時考官爲朝廷所派，中式的卽爲秀才，叫做進學。各縣所取的秀才，依該縣的人口爲比例。廣州府十四縣共取錄秀才二百多人。縣考時秀全每場榜名高列，而院試輒落選。到廿五歲時，秀全又去廣州應試，由學院前街轉到龍藏街，遇見一個長髮道袍的長者，另有一人隨侍，手持書一部九卷，敬齎遞獻給秀全，並當面吩咐他

說：「功名二字，爾應大受，切勿憂，憂必病。」說罷，飄然而去。這贈書的人非他，即中國最先授立為牧師的耶穌教的教徒梁阿發，所贈的書乃阿發自著的「勸世良言」。這部書乃以研究耶穌聖經為題目與其他教理論文的彙編。不獨這部區區小書，送入洪秀全之手後六年，秀全竟據以創立上帝教；再七年，竟利用他的宗教以起革命，建立太平天國。這是當年梁阿發恐怕做夢都想不到。

這一科揭榜，秀全仍然落選，心中憂憤，回家果得一病，不省人事。至三月初一日病篤，乃請他的父母伯叔及兩兄至榻前，垂淚說道：「現在我不久人世，怕不能親替父母教養的大恩，博一科名來顯揚父母了。因為我魂遊天上，目見無數神人，身穿龍袍角帽，在路旁設禮物迎接。我魂到一所，見是金碑金瓦，輝煌無比，張挂文字，盡是規銘寶訓。我讀後，即有二三神人來剖洗衷腸。又有老婦帶我到天河洗浴，叫我不要與衆人頑弄，致污己身。過了一刻，見一位金鬚黑袍高大老人，垂着眼淚，賜一劍給我說：「秀全，我招你來此，使你知天下人盡是我生我教，盡是吃我的東西，穿我的衣裳，就

鳥眼所見，耳所聞，都是我所造。終歸沒有一個人知恩訴恩，反將我麻連的恠律認做木石偶像的想，世天何無本心。至於此！你切勿學他們！」吩咐完，就啣我臉去餵。我膝折跪如此，死期到了。秀全說畢此情，忽現恐懼的形狀，氣息奄奄，在場各人，都以秀全不在就寤去世，兩兄乃扶他臥於床。每大世是，太平一社裝成時。

這時候，容全又見一龍一虎共舞，雞來對榻前，而儲儲五官已失去，像朕我他的身子宛如死人了。父兄見狀，在他的旁邊悲泣環守着。到初四日天將曉時，秀全復甦，口說瘋語，匍匐起床，並時作戰鬥的姿勢，或叫「老正公救我！」或叫「誰哥救我！」或喊楊宗將，或唱趙玄郎，父兄都驚惶不知所措，祇有緊閉室門，嚴密防守以免給他走出屋外。衆人都以為他發瘋了。他的姊妹辛英從夫家回來，看他的病，秀全見姊姊說：「姊姊，我是太平天子，左手拿日頭，右手拿月亮。」一邊把手畫「太平天子」四字給他的姊姊看。人有叫他做皇帝的就很歡喜，叫他做瘋子的則大怒。凡來探訪的人，品端行正的，秀全即跟他講禮，品行不端的，秀全必呵斥他說：「你速速走，你是何人，你放大膽來。」

見我！我乃真命天子，斬邪留正，你識得我嗎？」因此人都以瘋子笑他。有一天，他的父親來教訓他，秀全說：「我不是你的兒子，你罵得我嗎！」人愈以爲癡。秀全終日惟唱歌教人斥人以及常作戰鬥跳躍諸怪狀，到了憊困的時候，則復臥床上。

在臥病中，秀全時吟狂詩以自歌自舞，其中有一首道：

「手握乾坤殺伐權，斬邪留正解民懸。眼通西北汀山外，聲震東南日月邊。風爪似嫌雲路小，騰身何怕漢程偏。風雷鼓舞三千浪，鼻象雲龍定在天。」

又有一首詩道：

「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爲家共飲和。擒盡妖邪投地網，收殘奸宄落天羅。東西南北敦皇極，日月星辰奏凱歌。虎嘯龍吟光世界，太平一統樂如何！」

有一天早晨，鳥語喧嘩，紅日高射，秀全又卽景朗吟一詩道：

「鳥向飛兮必如我，我今爲王事事可。身照金烏災盡消，禮虎將軍都輔佐。」

上述種種情形，無疑的是秀全在受科場失意的過度刺激之後一種精神變態的表現。秀全

既癡狂，父兄惶惶然徧延附近醫生給他診治，一連四十多天，都沒有效果。一天，他的後母李氏趁秀全的臥室發見有一小紙塞在門柱的縫隙中，紙上有硃書字一行，上寫「天王大道君王全」七字。李氏拿了這紙條，徧給家人看，都不解這七個字的意義。但自此以後，秀全靈性復原，身體日漸康健，他的性格與外貌也都日漸改變，身體則增高增大，步履則端莊嚴肅，見解則寬大而自由，行爲則和藹而坦白，比較病前更使人尊敬。

三 革命思想的形成與上帝教的創立

在秀全病後第三年（道光十九年，西曆一八三九年），那件在中國近代史上劃時代的大事變——鴉片戰爭爆發了。鴉片戰爭開始於廣州，爲了滿清政府的腐敗，到了道光二十二年（西曆一八四二年），便在南京訂了城下之盟，丟盡了中國的臉面。這一役，對中國人民自是一個重大的刺激，尤其以廣州人民爲甚。因爲當時滿清將帥方在廣州城上高高的豎着降旗的時候，而駐在廣州城東北村中的英國軍隊，却給護犢填膺的三元里

村民加以勸導。這一幕戰鬥，在當時戰事上自是無關得失之舉，但因為民衆們自動的表現了英勇的鬥爭，而官吏反來阻止他們，滿清政府不敢抵抗洋人，而他們却一呼百應，毫無畏懼的起來吞滅敵人，這便給民衆的心理以非常重大的影響了。這種現象，當時有遠見的人已經看得出來，如廣東按察使王廷蘭在致閩浙顏制軍書中就說：

「從此為外夷所輕，更恐無賴匪徒漸生內地，側身四望，天下當重任者更有幾人？」又「羊城日報」記廣勇一節說道：

「百姓以兵不擊賊（案指英國軍隊），反限民勇截殺，自是咸懷憤激，益輕視官兵矣」。

當時人夏燮在他師「粵氛紀事」一書中，追述太平天國起事的來源也說道：

「論者徒見其棄疾於粵西，而不知其階亂之在粵東也。方琦相之屬陳翁律也，粵東之民謠曰：『百姓怕官，官怕洋鬼』。迨三元里之役，粵民起而創之，遂與國

練之局。未幾，聞撫事定，積不能平，遂有次年揭帖之變，而大府亟出示安撫之。又從而謝止夷人之入城者，於是粵東之民又謠曰：「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夫至於能怕其官之所怕，則粵東之民浸浸乎玩大府於股掌間矣。

我們看了這些時人的言論，可見鴉片戰役對廣州人民影響的重大。當時洪秀全正是廣州府的一個青年，他又是一個傑出的英豪，這一役對他的影響的深大更不待說的了。後來他的族弟干王洪仁玕在「英傑歸真」一書中追記他當時的憤激說：

「昔吾從真聖主遊，……時論時勢，則慷慨激昂，獨恨中國無人，盡為韃妖奴隸所惑矣。予問其故，則答以難言。再三問之，則謂：『弟生中土，十八省之大，受制於滿洲狗之三省，以五萬萬兆之花（華）人受制於數百萬之韃奴，誠足為恥為辱之甚者！兼之每年化中國之金銀幾千萬為烟土，收花民之脂膏數百萬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國之民富者安得不貧，貧者安能守法，不法安得不向伊犁省或烏隆江（黑龍江）或吉林為奴為隸乎！』與言及此，未嘗不拍案三嘆也。」

滿清政府鴉片戰爭不失敗，不致辱國傷民，也不致暴露它的腐敗到這種地步。從鴉片戰爭失敗的結果，看出了滿清政府的種種罪惡，而拍案三嘆，而慷慨激昂，而獨恨中國無人，秀全反抗滿清政府的意識，這時候已經萌芽了。

不過假如秀全若在科舉上得意，未始不可以消弭他的對政治上的憤激。我們從他在道光二十三年（西曆一八四三年）的春天，就是在滿清政府訂立屈辱的南京條約的第二年，他仍然照舊再去應試的事看來，即可以證明。但他終於落選歸來。上一次應試的失敗，已使他悲憤生病，嘲弄精神變態。經過幾年，再又落選，他的失望可知了。於是爲了這一次應試的失敗，遂使這個雖然已經萌了反抗滿清政府的心但仍多少留戀於富貴功名的青年洪秀全堅決的走上反滿的路上去。我們要明白造成秀全這種結果，首先明白這種結果的原因。

因爲在從前舉科時代，功名富貴最爲社會所尊崇，而在一般專制君主，亦樂得以此爲蔽護人民思想、消除社會反抗的工具。一個人進學爲秀才，便可中舉人，成進士，點

一翰林。有功名的人，被視為正途出身，進可以為官，退可以為紳士。無論為官為紳，即成爲容蓄之家，家裏可以派報紅，擺高脚牌，祖祠又可樹旗竿、懸匾額，而在一鄉一邑中，那些卑劣的讀書人便可以紳士資格交結權貴，出入衙門，包攬詞訟，武斷鄉曲，至少至少上下人等莫不諂媚他、恭維他、尊敬他，而強村大族素與他本村本族有嫌隙或世仇的自不敢欺凌侮辱，因之名至而利亦同歸——正當的不正當的收入自然滾至，財源滔滔不絕。其中扶搖直上青雲尚，更可以希望官上加官，開府、拜相、封爵的了。總之，權勢、名位、利祿等特殊權利與機會，都與榜上的科名有連帶關係，這豈止揚名聲、顯父母、光於前、垂於後、爲宗族交遊增光寵而已！無怪父母宗族親友無不殷切期望他一舉成名，正因爲這種「一子受皇恩，全家食天祿」的傳統觀念深深支配一般人心，自無怪「此大丈夫所以起功名之念也」一句老八股支配和代表着從前每個讀書人的心理了。

我們試想，科場的成名者的榮耀若此，若反過來看那些失敗者的悲哀慘痛又何如呢？洪秀全對功名富貴的觀念也跟一般尋常士子是沒有什麼分別的。一試失敗，再試三試以至

屢試都失敗，他自負不凡的凌霄壯志，禁不住一抑再抑，而父母兄弟的失望，族人的恥笑，朋友的輕視，在在足以使他難堪。所以上次失意名場後，回家即身心交病，心理已有反動的萌芽。但他在那時候還不過是病狂時幻想的結果而已。時間漸漸的醫愈他的精神上的傷痕，心中痛苦也日漸過去，幾年之後，他又照舊的參加名場角逐。這一次的失敗，實洪秀全一生的大轉變大關鍵，使當時他一舉而進了學，再而中舉人，再而扶搖直上，成進士，點翰林，秀全雖懷悲天憫人的宏願，抱改革的大志，而遇道光、咸豐兩朝的人君，他雖欲爲王安石且不可得，徒見清代道、咸兩朝縉紳錄上多添洪某一名，而滿人又多一臣僕，如斯而已。

然而命運安排洪秀全，這一次的失敗，乃使他成爲一個徹底反抗滿清的革命者。當時他落選回家，氣憤膺，怨恨謾罵，盡將書籍擲棄地上，悻悻然忿忿然大叫道：「等我自己來開科取天下士罷！」革命的洪秀全的誕生，端在此時了。其後秀全起義建國，一到南京，果然即開科取士，中式的都由他賜宴賜袍，三元及第的有簪花挂紅遊街等盛

舉，凡科舉時代的榮典應有盡有，都足以反映他昔年慘痛的失意經驗，好似非這樣不屬以一雪他多年的積忿。就我們看來，秀全這一次落選後，他那如火般熱烈的熱中功名的心，因屢經失敗而消滅，他六年前大病中所得的爲王意識，復被喚醒，於是頓然形成決心革命推翻滿清的心理，這種行爲，所謂「兩極端相會合」便是。秀全本是一個才氣縱橫、心高志大的青年，並且稟受祖宗遺傳的客家人獨立反抗冒險的性格，他既憤激滿清政府的腐敗，又屢次失意於名場，因一激再激，便由一極端而走過其他極端。這時候，他的新希望且超過秀才、舉人、進士、翰林及侯相的階級，而要自立爲王的了。

雖然，洪秀全固然決定革命了，但他這一個赤手空拳的書生，果何所持而革命呢？他所恃以革命的武器，便是宗教的團結力。所以上帝教的創立，我們可看爲太平天國革命的始基。

秀全最後一次應試落選時，爲道光二十三年春，他創立上帝教就在這一年的夏天。這一年六月，秀全在蓮花塘李家教館，村中有一個人叫做李敬芳，他是秀全的表兄弟。

一天，他到秀全書房看書，偶然在書架上抽出一「勸世良言」，因問秀全這部書的內容。秀全答說：「這是昔日到廣州應試時爲人所贈，還未經細讀的」。敬芳乃向秀全借取回家瀏覽。

敬芳拿「勸世良言」歸，讀既畢，遂還秀全，並說這部書內容極奇，大異於中國前經書。秀全聞說，乃潛心細讀。這時候秀全一方是悲憤抑鬱，一方又是野心勃勃，他讀這部書，見書中所述的上帝，乃造天造地造萬物的主宰，人人都當敬畏他，崇拜他，至於世間所立一切邪魔，都是凡間人中蛇虺鬼蜮的計，至爲其所捉，墮入地獄沉淪，世人切不可事他。須各回心敬事上帝，方能脫魔鬼的手，得上天堂。又記有一位救世主耶穌，乃上帝太子，前一千八百餘年，上帝因世人信邪魔，行邪事，皆造罪大，欲盡滅世人則不忍於心，欲盡赦世人則又礙於義，因於無可如何中，差遣太子基督降世，替人類贖罪，代世人受苦難。基督年三十，施教傳徒，勸人須在上帝面前悔罪，丟棄一切邪魔，遵守天條，方得昇天。年三十三，贖罪期到，給世人陷害，釘死十字架上，完成上帝

降旨意。死後三日復醒，仍與門徒講明天情四十天，然後昇天，吩咐門徒說：「天地之間，我操萬權了。你們且往普天下萬國廣傳福音與衆人聽，信者則得救，不信者則被定罪了」。又說：「現今基督在高天爲萬國救世主，上帝交權給他，統衆天使救世人脫離鬼之手」等語。秀全看了，不覺想入非非，將書中所言，反覆細觀，自以爲與他六年前病中所見的異象及其言行若合符節，以爲他所見金髮黑袍高大的老人，不是別人，就是上帝；他所叫幫我的阿哥就是救主耶穌；而他病中誅鋤的妖魔，就是偶像。以爲如此，他已尋得解釋他所見異象的關鍵，並已獲得上天堂的真路，與永生快樂的希望。他昔日斤斤於科名逐鹿場屋的心理，已自視爲卑卑不足道了。

秀全由是書而知受洗禮的必要，因依照書中所說及就那時所知的典禮，與敬芳二人自行施洗，復對上帝祈禱，不事邪神，不行惡事，而恪守天條，並灌水於頂上，自說：「洗除罪惡，去舊從新」。既畢，他們覺得胸襟充滿快樂。秀全乃自製悔改詩道：

「吾儕罪惡嘗滔天，幸賴耶穌代贖全。勿信邪魔遵聖誡，惟從上帝力心田。天

堂榮顯人宜慕，地獄幽沉我亦憐。及早回頭歸正果，免將方寸俗情牽」。

二人於是將偶像掃除，並將孔子牌位棄去，因塾中孔子牌位，師生都須依時瞻拜，而與其教義不合。同時秀全又將書中的辭句牽強附會，以證他確為上帝所特派以拯救中國使遠敬拜上帝真神之道者。秀全自己說：「這數冊小書，實為上天特賜與我所以證實我往時經歷的真確者。如我徒得此書，而無從前的病狀，則斷不敢信書中所言而反對世上的陋俗。然而若徒有從前的病，而無此書，則又不能再次證實我病中所歷的為真確，亦不過視為病狂時幻想的結果而已」。於是他乃高聲大喊道：「我曾在上帝之前親自接受其命令，天命歸予，縱使將來遇災劫，遭艱險，我也決心幹到底，倘違悖天命，我祇膺上帝之怒罷了。是則此數冊小書者，豈非其他一切真道的基礎嗎？」

秀全既具有此信念，故每對人宣教時，輒利用其夢象及此書互相印證以勸人，人亦多為所動。於是這個他日秀全藉以動盪全中國的上帝教，就在這時候由秀全附會這一部耶穌教的宣傳小書「勸世良言」創立於荒村書塾之中。

第二章 金田起義

一 入桂宣傳



光二十四年（西曆一八四四年），秀全三十二歲。這是秀全創立上帝教的第二個年頭。這一年春天，秀全和他的教徒因不事菩薩及書塾中不立孔子牌位兩件事，爲村中父老反對，而失了教席。秀全家計貧困，無以爲生，且不安於鄉，因想起聖經中「從未有先知受人尊敬於本鄉及家中者」之句，乃蓄意離鄉，赴各村鎮宣傳教道。

二月十五日秀全離家。他偕馮雲山、馮瑞嵩、馮瑞珍同行。他們沿途販賣筆硯，藉獲微利，以充旅費，遇稠人廣衆，則宣傳教道，教人敬拜上帝耶和華。

秀全等一行四人先往廣州，繼往順德，復從順德轉回，遊經南海、番禺、增城、從化、清遠、英德、曲江、陽山、連山等處。三月十八日到白虎墟。秀全到了這裏，他獨自一人遊八排，分遣馮雲山、馮瑞嵩、馮瑞珍三人回家。瑞嵩、瑞珍亦已倦遊，即送秀全回鄉。雲山則願隨秀全徧游各地，同歷艱苦。秀全乃與雲山向瑞嵩、瑞珍二人作別，前往八排。八排是僑人的地方。秀全兩人到南江排，將上帝教道理勸化僑人。因言語不通，留數日，即出山，往蔡江。秀全對雲山說：「現今不如往廣西去」。因為秀全有一家姓王的親戚，住在廣西省潯州府貴縣的賜谷村，秀全想到他那裏去，好使傳教易入手。雲山贊同，於是二人遂由蔡江取道封川入桂。在崎嶇高峻的山路中，繼續向前行，經過十多天困頓的行程，才抵貴縣境，入賜谷村，到了他的表兄王盛均家。時爲閏月初五日，山鄉水田，已一片青綠，禾穗已垂垂吐花，行將結實了。

王氏並不是一個富有的人家，兄弟耕田爲活，盛均居長，有弟四人，叫做盛潮、盛乾、盛坤、盛爵。秀全兩人常住盛均家，盛潮兄弟也輪流招待他們。秀全兩人在賜谷村

中，每當農閒的時候，或夏夜乘涼絮絮傾談的時候，就將拜上帝、信耶穌的道理向衆講，兩人口才佳妙，極有感召力，聽講的人多很信從。

貴縣古爲鬱林郡地，山鄉嶺嶠，古風不變，桑間濮上，還有男女和歌的遺俗。蠟谷村附近，有一個六窠廟，奉祀一男一女，所祀的就是愛神。秀全聞而過其廟，問本地人說：「這兩人是夫婦嗎？」本地人說：「不是，當初兩人在此山和歌相戀而死，後人傳聞得道，故立像奉祀」。秀全憤然說：「這真是怪事！爲什麼凡人愚蠢到了這地步。他們淫奔苟合，天所必誅，反說得道，試問所得的是什麼道呢！」因怪山鄉男女和歌的風俗，都是由這種淫祠而起，乃題詩於廟壁以斥其妄。詩道：

「舉筆題詩斥六窠，該誅該滅兩妖魔。滿山人類師禽類，到處男歌和女歌。靈道竟然傳得道，龜婆無怪作家婆。一朝霹靂遭雷打，天不容時可若何！」

秀全題此詩後，村人大震，都以六窠神靈應非常，秀全必遭神譴。乃秀全無恙，自蟻適生於六窠廟，將神廟及神像蝕壞。鄉人無知，竊竊私議，以爲上天降罪廟神，故

愈信秀全所得的教爲真道，而以秀全乃上天特派來傳真理給他們的人。

秀全兩人住王盛均兄弟家，到七月，秀全見表兄家中艱苦，久累供養，很不過意，乃向盛均辭歸。時適盛均的兒子爲正被陷入獄，盛均堅留秀全幫助，待子出獄，方送東歸。於是秀全乃遣雲山先行回里，而特具一稟帖入貴縣署。過了一月，爲正出獄還家，先是當爲正在獄時，秀全勸盛均早晚拜禱上帝，以佑其子早日釋放，及既出獄，村人都以爲得上帝庇護所致，故信秀全教的更多。

到了十月，秀全辭王氏兄弟決意回里。到桂平縣搭船，聞雲山還逗留在這裏，乃勸同雲山蹤跡，未得確信。及抵家，始知雲山仍未歸鄉。

道光二十五六年（西曆一八四五年——一八四六年），秀全都在本鄉及附近宣傳其新教事業，並撰「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論」、「百正歌」、「原道覺世訓」、「改邪歸正」數文以勸導衆人。這幾篇文章都是發揮宗教道理的論文，除「改邪歸正」一文今已佚外，其餘的後來都增加內容編入印行的「太平詔書」中。我們從這幾篇論文

裏面，可以看出洪秀全的一神的大同的教義，乃秀全最重要的思想，也就是太平天國革命根本的理論。

不過，這時候，秀全所知的耶穌教義，還祇是從一部簡單的「勸世良言」得來，其爲不盡不全是不待說的。到了道光二十七年（西歷一八四七年）春二月，秀全因聞有一美國教士名羅孝全（Rev. I. J. Roberts）者在廣州傳道。乃同他的族弟仁玕往廣州訪羅孝全。仁玕先歸，秀全則留羅牧師處兩個多月。在羅牧師處，秀全乃得讀「新舊約聖經」全文，於是潛心研究，並聽受功課。秀全對於耶穌教義的知識，至是始得有較明確的認識。然而秀全一生對耶穌教理的進修，得在西洋牧師指導之下以從事學習的，也祇此兩個多月罷了。

先是，當秀全初到羅牧師處時，即撰一長文給羅牧師，將他獲得「勸世良言」一書的經過，及他得病情形，與病中所見的異象都一一敘述。又謂夢中所見與書中所言兩相證實。羅牧師對秀全所述，殊覺懷疑。但見他潛心學道，品行端正，則又願加禮遇。時

禮拜堂中，羅牧師有助手黃姓二人，見秀全才能出衆，恐怕他受洗禮後，將受聘於羅牧師，而已必致失業，因設計陷秀全使他被迫而離堂自去。乃故與秀全親近，勸秀全受洗禮之前，應親對羅牧師要求津貼，以維持生活，始能於受洗禮之後留在廣州繼續學道。秀全家貧，方憂無以為生，聽了他們的話，信以為真，故當向羅牧師請求洗禮時，果先要求津貼費。羅牧師對秀全的自述既有懷疑，及一聞秀全請求津貼費的話，以為秀全不是誠心學道而來，也不過是與其他為求金錢而願受洗禮的中國衆人相同，乃大不悅，鄙其為人，於是決意將為他施洗禮一事展期到漫無一定的將來。秀全見請求的結果如此，始知為黃姓二人所陷，但已經遲了。

秀全既見棄於羅孝全，仍逗留於廣州。既而旅費用盡，又不知何時方得受洗禮，於是決意離粵再赴廣西，住尋雲山，不欲再在廣州等候外國教士的施洗禮了。

六月初十日，秀全從廣州起程第二次入桂，以行囊祇得錢百文，乃不敢乘船，自攜行李，徒步西上。行到肇慶附近梅子汛地方，遇着強盜，行李錢物被劫一空。被劫後，

搭船到德慶州。這時候，秀全一籌所存，惟有已往的經驗，與將來的希望而已。然而磨難如此，前途也異常黑暗，希望殊渺茫難期的了。

當秀全在德慶州街頭咨嗟嘆息的時候，有兩個三水縣籍姓陳的人，見面勸慰他說：「船到灘頭水路開」，秀全聽了他們的話，獨自沉思，自己說道：「這話真對，極合真道」。於是不顧將來如何，即搭梧州渡船繼續向廣西進發。秀全在船上恐欠費過多，無錢償還，每日祇吃一餐充飢。船上茶設在尾艙。尾艙住有搭客江西李相肇、廣州歐純、歐良、高要陳正四人。秀全常到尾艙來飲茶，四人看見他，覺得很奇怪，他們低聲說：「這人如此愁悶，又不吃飯，但又不是病，必有事故，試問他何如？」秀全見人議已，飲茶罷，仍歸自己臥處。李相肇首先跟來問他說：「先生有何愁悶？飯又不吃？」其他三人也來問訊。秀全於是告以途間遇盜，進退兩難的事。他們又問秀全入桂目的為何。秀全答為宣傳上帝真理。他們再問他個人狀況及所傳的真理性質為何。秀全詳為講解。四人乃齊聲說道：「先生何不早說明，今晚請同我四人共吃飯，錢由我們均攤，船費則

由我們勸船主不收，但是不知先生要往廣西何處？還須多少盤費方能到得？」秀全說：「我到潯州貴縣，約數百文便夠了」。四人說：「數百文既足，這是一件易辦的事」。秀全見四人如此高義，喜出望外，以爲託賴上帝庇佑，然後得路人解囊相助哩。

在船七日，渡船到廣西梧州。秀全乃拜謝四人，轉船由梧州西上，到他的表兄王盛均家裏。他到了盛均家，才知道馮雲山在桂平縣紫荆山教館，且得多人皈信上帝的消息。

七月十五日，秀全與王爲正由賜谷村往紫荆山。十七日，抵紫荆山。相見之下，兩人說不盡的歡喜，原來兩人分別，已經三年了。在此三年中，由於雲山的努力勸導，已得新信徒多人，他們叫做「拜上帝會」。秀全細聽雲山的報告，喜出望外，乃爲會衆製定宗教儀式。每日並與雲山將所撰祈禱文十款天條及以前所撰「原道救世歌」、「原道救世訓」諸文送人，四處分發。且時開布道會，在農村宣講教理。故信者日多。住了一個多月，秀全見教徒漸衆，於是乃與雲山寫奏章祈禱上帝，選擇險固，以爲起義的根據。這一年的九月，秀全同他的教徒開始做打倒偶像運動。當時相傳象州甘王廟最爲神

靈，香火極盛，秀全便帶教徒首先去打倒他。跟着，又在紫荆山附近一帶搗毀廟宇神像多處。爲了這一種打倒偶像的運動，上帝教便和士紳衝突起來。十二月，武宣縣秀才王作新就帶信團練來逮捕上帝教徒，把馮雲山和一個叫做盧六的教徒捉着了，送到桂平縣監獄去，以圖爲拜會、陰謀謀叛的罪狀來控告他們，正當嚴審縣官未批，獄訊不測。秀全急甚。當此困難的時候，他忽然想起兩廣總督耆英已奏准清廷，許中外人士信仰及宣傳基督教。既與紫荆山教徒熟識之後，道光二十八年（西曆一八四八年）正月申，即回廣州，意欲入稟總督，請求釋放因信教而被捕的兩友。到廣州後，聞耆英已於十日前被召回京。秀全大失所望，但秀全自念合廣州外更無營救之處，乃留在廣州，圖相機設法營救。

在此期間，紫荆山「拜上帝會」徒衆籌集數百串錢以救雲山、盧六，並上稟爲其所傳的教理辯解，附呈所信的十款天條，以求縣官秉公辦理。當是時，廣西吏治廢弛，盜賊橫行。院司大吏惟以妓酒徵還，粉飾昇平，對地方懲辦盜案的官員，目爲俗吏，或加

以擯斥。州縣承風，諱匿不報，遂成慣例。當時桂平知縣王烈見王作新以謀反大逆控雲山等，正觸上官大諱，不敢過問。作新復上控於潯州府，知府顧元凱亦不受理，其後盧六囚死獄中，雲山案定讞，僅被押解回籍。雲山中途以上帝教理說差役，差役感動，釋放雲山同回紫荊山。雲山歸紫荊山，知秀全返廣州營救，乃東歸見秀全。秀全先回在廣州營救，久無結果，適返廣西，則雲山已出獄東歸了，所以兩人不相值。於是秀全復回粵尋雲山。是年十月，兩人卒在花縣相見。他們在家鄉度歲，住到道光二十九年（西曆一八四九年）五月，才離家入桂，他們初未料此行遂與家鄉竟成永別。

在馮雲山下獄、洪秀全適歸廣州的時期，紫荊山「拜上帝會」發生了一種重大的事變，就是教徒楊秀清偽造上帝降託顯聖，蕭朝貴偽造耶穌降託顯聖兩次事件。這一種事變，它的遠因，是因爲潯州僻處山鄉，還存越人好鬼的風俗。故民間流行降託顯聖的迷信，無知農村羣衆都篤信不疑。洪秀全以上帝之教，耶穌之說，布教於其地，會上帝爲獨一真神，斥偶像爲妖魔。但他所說的上帝高高在上，無聲無息，而他所斥爲妖魔的鬼

神，則村農深信常降託於人身，做醜巫的人又說可用法術來召降他們。所以秀全、雲山西來傳教數年，信者雖多，而其說法還不足以滿足這些好鬼的鄉民的心理。至於近因，則因雲山下獄，秀全遣歸廣州，上帝會既遭士紳逼害，會中又無主持者，於是會衆信心果多動搖。那時會中有楊秀清、蕭朝貴兩人，傑黠有詭智，見此情勢，乃借由鄉降託的迷信，偽造上帝及耶穌降託他們身上，以愚惑會衆。楊秀清偽造上帝降託的日子，係在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初三日。先是兩月前，秀清卽僞作口啞耳聾。到這天，與衆人下跪祈禱時，忽跌在地上，不省人事，全身出汗。在此昏迷情形之下，秀清復能言，口出勸誡，或責罵，或預說未來的事，他說的話多模糊，或參以韻語。過了一刻才醒，秀清自說剛纔他所說的話乃代上帝傳言，他日前的病乃代衆人贖罪。自是秀清常僞託上帝傳言。當傳言時，嚴厲肅穆，責人的罪惡，常指個人而宣傳其醜行。他又勸人爲善，及預言未來，或號令人所應爲的事。會衆果爲所惑。到九月初九日，蕭朝貴又以耶穌的名義傳言，他的話比秀清所傳的較爲和藹，會衆亦爲所惑。上帝會羣衆竟賴以團結。但會中

那些狡黠的人，也間有效尤秀清、朝貴的行爲以感人的，故那時候會中頗有糾紛。先是當秀清、朝貴傳言時，會衆有記錄其較爲重要的辭句的，到了秀全、雲山復歸紫荆山，遂呈秀全監察。秀全陰察紫荆山會中情形，知秀清、朝貴兩人實爲會衆的魁首，秀清尤爲會衆所推服，秀全既欲藉秀清、朝貴二人以籠絡會衆，自不得不承認他們所傳的話爲真實。於是秀全乃依附教義證明秀清、朝貴二人的話爲神言，他人則爲魔鬼作祟。自經秀全此次審察後，代上帝傳言之權永屬秀清，而代耶穌傳言之權永屬於朝貴，兩人在上帝會中的地位遂超越於一般會衆之上，廢廢地與秀全比肩而立。而當秀清傳言的時候，秀全且須跪地聽他的命令，甚至受他的鞭撻。其後太阿倒持，楊、韋內訌，已經種因在這時候。至於上帝教義，也因經秀清、朝貴這次變革後，參有中國民間迷信，混入左道邪術，已不再是從前秀全宣傳的基督教的真面目了。

洪秀全自道光二十四年入桂宣傳，教人敬拜上帝，到了他第三次入桂回到紫荆山的時候，不過五年的工夫，廣西省所屬貴縣、桂平、武宣、平南、藤縣、象州、潯川、博

白等州縣，星羅棋布，縱橫千里的地面，每村每處都知道有教主洪先生這個人，農村羣衆與寒苦的人家多信從他，十家裏面，或有三家五家信從，或有十家八家信從，日聚日衆，秀全已經養成了——個廣大的潛勢力，祇候時機到來便爆發了。

二 金田起義

本來，清代到了道光末年，由於內政的腐敗，外交的撫權，加之官吏顛預，災禍相繼，整個社會已經到了百孔千瘡大癩將潰的時期，滿清政府的崩潰已成爲不可避免的命運。而僻處西南邊隅的廣西，因爲民性強悍，重因鴉片戰爭的刺激，到這時候，更如向陽的園地一樣，革命的種子，到處滋蔓，遂形成了一個無政府的暴民統治的世界。

廣西是一個邊疆的省分，向來多盜。而自道光十六年（西曆一八三六年）梁章鉅繼桂以來，官吏以放任爲事，盜賊更無忌憚。鴉片戰爭事起，廣東辦理防務，事定後，壯丁失業，水陸撤勇又勾結各省游匪潛入廣西，水陸橫行，劫掠村墟，截河抽稅，遂無慮

日。道光二十七年（西曆一八四七年）雷再浩起事於湖南，廣西各地會黨即聞風預備響應，紛紛拈香拜會，糾黨起事，未發，而再浩已敗死。到了道光二十九年（西曆一八四九年）春，廣西米價飛騰，民間大饑，村鎮間往往有饑民千百成羣向富戶強索錢米。富戶則團練自衛，諸州縣官出示特准他們對付那強索錢米的饑民許以格殺勿論，以保身家安全。在此富戶與饑民對抗情形之下，廣西民變遂四處蠢起，或以「替天行道」號召羣衆，或以「劫富救貧」慫恿饑民。貴縣大盜張嘉祥聲勢尤爲浩大。當日嘉祥旗幟到處，饑民都踴躍加入，聲勢大振，潯州、橫州、賓州等州縣都給他騷擾。後嘉祥戰敗招安，而他股騷擾如故。

這一年十一月，湖南新寧天地會首領李元發起事於新寧，十二月攻入廣西。於是廣西天地會各山堂都明揭反清復明的鮮明旗幟，以響應元發。計當日反清集團可指名而數的，在慶遠則有張家福、鍾阿春，在柳州則有陳東興、陳亞貴、陳亞分、陳山豬箭，在武宣則有梁亞九、劉官生，在象州則有區振祖，在潯州則有謝江殿，其餘蜂屯蟻聚的還

有幾十股，都任意戕官殺吏，守衙派捐，佔據市鎮與州縣，全桂騷動，烽火四起了。

這是一個民衆大暴動的時代，這是一個羣盜如毛的社會，洪秀全便擇取了這一個時機，在這樣的環境裏發動他的革命——一個以農民做背景的政治革命！道光三十年（西曆一八五〇年）六月，洪秀全領導的太平軍遂起義於廣西潯州府桂平縣金田村。陸川、博白、花洲（屬平南縣）、白沙（屬桂平縣）各地，也同日起事。八月，貴縣客士大械鬥，客家人被逐，走依金田。十月初一日，各地會衆都到了金田，遂在金田團營。

先是在六月起義前，秀全潛與雲山密藏在平南縣花洲山人村教徒胡以眈家，以觀變化。起義後，爲清吏所偵知，十一月遂先圍攻秀全於山人村。秀清得訊，率衆往援，襲破清軍，迎秀全歸金田。清援軍追至金田，再戰，遂大破清軍。於是羣衆歡呼，擁戴秀全，以十二月初十日慶祝秀全生日，卽以這一天正式起義於金田。

三 永安建國

金田起義布置既定，遂東出大黃江。明年（即清咸豐元年，西曆一八五一年）三月，棄大黃江，北出武宣、象州。六月，折回桂平羅墟，扼紫荆山，以與清軍相持。八月中秋，從新城全軍東出，大敗清軍於平南官村。清廣西提督向榮最先率軍退守平南城，隨軍相繼敗退。於是太平軍乃從平南經藤縣北出攻永安州，閏八月初一日克永安。

永安州屬平樂府所轄，其地西界武宣、象州，南界平南、藤縣，東界昭平，北界荔浦及平樂府城，這裏，不是個險阻的地方，也不是個繁盛的州縣，祇因「永安」二字是個吉祥的稱謂，秀全以地名的吉祥，便在這個小小的山州土縣上建立國號，稱為「太平天國」。

秀全建國號為「太平天國」，其取義至為鮮明。「太平」所以表示他的革命的目的，「天國」所以表示他的宗教的信仰。秀全給我們曾經有過明白的解釋，所謂太平的意義，他在「天朝田畝制度」裏面說過：

「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凡天

下田，豐荒相通，此處荒，則移彼豐處，以賑此荒處；彼處荒，則移此豐處，以賑彼荒處。務使天下共享天父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也。……蓋天下皆是天父上帝一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則主有所運用，天下大家處處平均，人人飽暖矣。此乃天父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

這便是「太平」的意義的解釋，也就是太平天国革命的最終目的。這一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太平世界的觀念，原是當日在滿清統治之下水深火熱、無衣無食、多災多難的農村羣衆所迫切追求的理想國。所以秀全金田起義，就首揭「太平」的旗幟來號召。因此，到了這時候，永安建國便取「太平」兩字冠在國號之上以順應人心，並表示他革命的目的。至於「天国」的意義，秀全在新遺詔聖書馬太福音第五章批說：

「天国是總天上地下而言，天上有天国，地下有天国，天上地下同是神父天

國，勿誤認單指天上天國。故天兄預詔云：「天國邇來」。蓋天國來在凡間，今日天父、天兄下凡創開天國是也」。

從這一段眉批裏，最可以看出秀全所謂「天國」的意義。因為他既認「天國」是總天上地下而言，天上地下都同是神父「天國」，所以他創建新國，其新朝國號便明揭出「天國」兩字來表示他的宗教信仰。總之，「太平天國」四字，乃是秀全所建的理想國的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主張，與宗教信仰最鮮明的表徵。

秀全既建國號曰太平天國，他也進號曰天王，就以這一年為太平天國元年。於是論功行賞，封楊秀清為東王，蕭朝貴為西王，馮雲山為南王，韋昌輝為北王，石達開為翼王，其餘有功將士都封爵有差。天王乃下詔道：

「天王詔令通軍大小兵將，各宜認實天道而行。天父上主皇上帝，纔是真神，天父上主皇上帝以外，皆非神也。天父上主皇上帝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樣樣上。又無一人非其所生所養，纔是上，纔是帝。天父上主皇上帝爾外，皆不得

僭稱上，僭稱帝也。繼自今衆兵將呼稱朕爲主則止，不宜稱上，致冒犯天父也。天父是天聖父，天兄是救世聖主，天父、天兄纔是聖也。繼自今衆兵將呼稱朕爲主則止，不宜稱上，致冒犯天父、天兄也。天父上主皇上帝是神爺，是弘爺，前此左輔右弼前導後護各軍師朕命稱爲王爺，姑從凡間歪例，據真道論，有些冒犯天父，天父纔是爺也。今特褒封左輔正軍師爲東王，管治東方各國；褒封右弼又正軍師爲西王，管治西方各國；褒封前導副軍師爲南王，管治南方各國；褒封後護又副軍師爲北王，管治北方各國；又褒封違胞爲翼王，羽翼天朝。以上所封各王，俱受東王節制。另詔后宮稱娘娘，貴妃稱王娘，並欽此」。

這封詔書再三傳達不得稱上稱帝的緣由，天王之所以不建帝號卽由於此。至於詔書中明令諸王都受東王節制一事，遂開東王專政之漸，而給日後楊、韋內訌種下一條禍根。

太平天国自建國號、行封爵後，數月間，頒布天朝田畝制度，定稱謂、改曆法、易服色、令人民蓄髮、禁私有金銀等詔令，相繼頒行，於是建國的規模漸立了。

第三章 建都南京

一 席卷東南



平天國二年（清咸豐二年，西曆一八五二年）三月，太平軍突破永安州外圍，清軍包圍線，全軍從永安州突圍而出。清軍跟追，太平軍回軍與敵大戰於龍寮山口，大敗清廣西提督向榮、廣州副都統烏蘭泰軍，斬清天津鎮總兵長瑞、涼州鎮總兵長壽、河北鎮總兵董光甲、鄆陽鎮總兵邵鶴齡等，遂乘勝進攻桂林。

圍桂林一月不下，乃解圍去，北出興安，克全州。五月初二日從全州進攻湖南。時潮水大漲，南王馮雲山統軍先發，順流直下，船到全州下流蓑衣渡，為敵扼塞斷江路，不得進，南王麾軍血戰兩晝夜。這個首先追隨天王密圖革命、開創太平天國的堅貞絕倫

的英雄，不幸便在這裏中砲陣亡。南王既戰死，太平軍乃乘舟趨永州，阻水不得進，乃趨道州，初九日克道州。

在北去途中，太平軍沿途以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名義頒布三道檄文：一曰「奉天討胡檄文」，二曰「奉天誅妖檄文」，三曰「諭救世人檄文」。後面兩道檄文，猶人丟邪神，拜上帝，是屬於宗教方面的誥諭。前面一道檄文，乃是申明華夷之辨，以喚起漢人的民族觀念，這是一篇歷史上有名的民族革命的文獻，其全文如下：

「真天命太平天国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楊、右弼又正軍師西王蕭，爲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若曰：嗟爾有衆，明聽予言，予惟天下者，上帝之天下，非胡虜之天下也；衣食者，上帝之衣食，非胡虜之衣食也；子女民人者，上帝之子女民人，非胡虜之子女民人也。概自滿洲肆虐，混亂中國，而中國以六合之大，九州之衆，一任其胡行而恬不爲怪，中國尙得爲有人乎。妖胡虐焰燔蒼穹，淫毒鬻宸極，腥風播於四海，妖氣慘於五胡，而中國之人，反低首下心，甘爲臣僕，甚矣哉中國

之無人也！

「夫中国，首也；胡虜，足也；中国，神州也；胡虜，妖人也。中国名爲神州者何？天父皇上帝眞神也，天地山海是其造成，故從前以神州名中国也。胡虜目爲妖人者何？蛇魔閻羅妖，邪鬼也，韃靼妖胡惟此敬拜，故當今以妖人目胡虜也。奈何足反加首，妖人反盜神州，驅我中国悉變妖魔！罄南山之竹簡，寫不盡滿地淫污；決東海之波濤，洗不淨彌天罪孽。予謹披其彰著人間者約略言之。夫中国有中国之形像，今滿洲悉令削髮拖一長尾於後，是使中国之人變爲禽獸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滿洲另置頂戴，胡衣狹冠，壞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国有中国之人倫，前僞妖康熙暗令韃子一人管十家，淫亂中国之女子，是欲中国之人盡爲胡種也。中国有中国之配偶，今滿洲妖魔悉收中国之美姬爲奴爲妾，三千粉黛皆爲羯狗所污；百萬紅顏，竟與騷狐同寢。言之慟心，談之汚舌，是盡中国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中国有中国之制度，今滿洲造爲妖魔條律，使我中国之人無能脫其網

羅，無所措其手足，是盡中國之男兒而脅制之也。中國有中國之言語，今滿洲造爲京腔，更中國衣，是欲以胡言胡語惑中國也。凡有水旱，略不憐恤，坐視其餓殍流離，暴露如莽，是欲使中國之人稀少也。滿洲又縱貪官污吏，布滿天下，使剝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是欲我中國之人貧窮也。官以賄得，刑以錢免，富兒當權，豪傑絕望，是使我中國之英俊抑鬱而死也。凡有起義興復中國者，動誣以謀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絕我中國英雄之謀也。滿洲之所以愚弄中國、欺侮中國者，無所不用其極，巧矣哉！昔姚弋仲，胡種也，猶戒其子襄使歸義中國。苻融，亦胡種也，每勸其兄堅使不攻中國。今滿洲乃忘其根源之醜賤，乘吳三桂之招引，霸占中國，惡極窮凶。予緝查滿鑿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遂產妖人，種類日滋，自相配合，並無人倫風化，乘中國之無人，盜據中夏，妖虛之設，呼狐升據，蛇窩之內，沐猴而冠。我中國不能擊其窟而鋤其穴，反中其詭謀，受其凌辱，聽其嚇詐；甚至庸惡陋劣，貪圖蠅頭，拜跪於狐羣狗黨之中。今有三尺童

二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藐然怒。今胡虜猶犬豕也，公等讀書知古，毫
不知羞，昔文天祥、謝枋得誓死不事元，史可法、瞿式耜誓死不事清，此皆諸公之
所熟聞也。予總料滿洲之衆不過十數萬，而我中國之衆不下五千餘萬，以五千餘萬
之衆，受制於十萬，亦孔之醜矣。

「今幸天道好還，中國有復興之理；人心思治，胡虜有必滅之徵。三七之妖運
告終，而九五之真人已出。胡罪貫盈，皇天震怒，命我天王肅將天威，創建義旗，
掃除妖孽，廓清中夏，恭行天罰。言乎遠，言乎邇，孰無左袒之心；或爲官，或爲
民，當急揚徵之志。甲冑干戈，載義聲而生色；夫婦男女，據公憤以前驅。特詔四
方英俊，速拜上帝以獎天衷。執守緒於蔡州，擒妥懽於應昌，興復久淪之境土，頂
起上帝之綱常。其有能擒狗彘子咸豐來獻者，或有能斬其首級來投者，或又有能擒
一切滿洲胡人頭目者，奏封大官，決不食言。蓋皇上帝當初六日造成之天下，今既
蒙皇上帝開大恩命我天主治之，豈胡虜所得而久亂哉！公等世居中國，誰非上帝

子女，倘能奉天誅妖，執螯弧以先登，戒防風之後至，在世英雄無比，在天榮耀無疆。或執逆不悟，保僞拒真，生爲胡人，死爲胡鬼，順逆有大體，夏夷有定名，各宜順天，脫鬼成人。公等苦滿洲之禍久矣，至今而猶不知變計，同心戮力，掃蕩胡塵，其何以對上帝於高天乎！予與義兵，上爲上帝報晴天之讎，下爲中國解下首之苦，務期肅清胡氛，同享太平之樂，順天有厚賞，逆天有顯戮，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當日檄文所播，勢挾風雷，義聲所到，各地響應。六月，遂從道州分軍克江華、永明。七月全軍乘道州東進，迭克藍山、桂陽州、彬州。沿途羣衆從者如歸，聲勢大振。於是遂急趨澧沙，西王蕭朝貴戰死，圍兩月不克，乃撤圍走益陽，得船數千，從臨澧口出洞庭湖。時湖北清軍爲防江計，塞土星港，拒太平軍，數月遮留商賈民船五千餘，太平軍至，盡取以東下，十一月初十日克岳州。十四日棄岳州，全軍分水陸兩路進攻湖北，十

二月初九日克武昌。

武昌既下，太平軍在此度過天曆新年。太平天國二年（西曆一八五三年）正月初七日，復全軍繼續東進。陸軍分兩岸夾江而行，水師艦纜萬艘，帆檣如雲，蔽江而下，水陸軍號稱五十萬，沿途勢如破竹。初九日克黃州。十三日敗防江清軍於湖北廣濟縣老鼠峽下巢湖，清欽差大臣兩江總督陸建瀛聞敗訊，走歸南京。十六日進克九江，廿二日克安慶，三十日克蕪湖，三月初二日水陸大軍遂進抵南京城下。十四日以地雷轟儀鳳門，城塌，大軍入城，遂克南京。計自金田起義到這時候，爲時不過兩年多，天王便以疾風迅雷的聲勢，席捲了東南，攻克了龍蟠虎踞的南京。

二 建都南京

天王既克南京，與東王謀所都，以河南居中國中，爲古東京，欲由淮安北進，取河南爲都，而分軍守南京。時有一年老湖南舟子，他是給東王駕舟的人，聽了這個消息，入見東王，大聲說：「親稟東王，不可往河南。河南水少而無糧，敵困不能救。南京乃

入帝王之家，有長江之險，城高池深，民富食足，且有舟師萬千，倘不立都，而往河南，
南，這是怎麼說呢？且天王與東王細想這本手的話不錯，因罷取河南爲都之議，而定南京爲
都，號曰天京。

我們就戰略上地位論，以河南爲都，實不如南京的形便勢利。因爲河南是一個四通
五達的地方，兵恃所稱的衝地便是。雖然表裏河山，足以經營四方，但不得河北則患在

肩背，不得關中則患在喉吭，自古至今，並無異轍。宋紹定五年（西曆一二三二年），蒙

古攻金，降人李昌國對拖雷說：「金遷汴將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黃河耳。若

出寶雞以侵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拖雷從他的計策，遂自鳳翔而南

，由金州出唐、鄧間，破金師於鈞州，蒙古主窩闊台也自河北渡河清，攻汴都，

而金人之禍始烈。元至正十九年（西曆一三五九年）劉福通據汴號孫養浩，聲勢甚壯，察

罕帖木兒既平關中、河東，遂圖河南，北塞太行，南守鞏、洛，自滎中軍駐澠池，敗賊

軍於宜陽。乃自洛陽攻虎牢，先發游騎南道出汴，南略歸、亳、陳、蔡，北道出汴東，

戰船浮於梁，水陸俱下，略曹南，據黃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谷，過虎牢，晉兵出太行，臨黃河，俱會汴城下，奪其外城，自將鐵騎屯杏花營，賊窘，遂拔其城。因為從來是沒有不可守的地方而可以作戰的。至於就經濟的觀點而論，南京據富庶之地，擅長江之利，實為一個資源富足的地方。曾國藩論太平天國建都南京的形勢，說他「取江南數郡之糧運出金柱關，取江北數郡之糧運出裕溪口，並輸金陵、和春等，雖合圍城外，而賊匪仍擅長江之利，搥不竭之源」。由此看來，太平天國建都南京，無論在戰略上說，在經濟上說，都為形便勢利。天王建都於此，原不失為高明的決定。假使當日天王不納舟子的獻議，竟往取河南為都，他不特難免有重蹈劉福通覆轍的危險，又那能建國於天京十三年之久！那麼，這一個無名的湖南老舟子，他實在指導了拯救了太平天國。

天京既建，首立內政，將南京城內男女分別男行女行，百工亦各歸業。當時東王佐政，法立令行，事事嚴整，民心佩服，煥然一個新都的氣象。過了一個月，英國公使兼香港總督文翰（Sir S. C. Bonhard）就來聘問這個新都了。他來觀光新朝，並且來說明英

國的中立態度，於是太平天國在外交上也取得了地位。

當時內政既立，五月初四日，乃在天京以東王楊秀濤西王蕭朝貴（註）名義布告各處道：

「真天命太平天國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楊、右弼又正軍師西王蕭，爲誥諭四民，各安常業事：照得天意既定，人心宜從，天既生真主以御民，則民自宜傾心而向化。概自胡奴擾亂中國以來，率民拜邪神而棄真神，叛逆上帝，倡民變妖類，迥非人類，觸怒皇天。兼且暴虐我黎庶，殘害我生靈，肆銅臭之薰天，令斯文以掃地，農工作苦，歲受其殃，商賈通往，關徵其稅，四海傷心，中原怒目。本軍師奉天命之用你，不忍斯民於塗炭，創義旗以剿妖胡，興王師以滅魔鬼。乃郡縣所經，如行時雨，旌旗所指，猶解倒懸。本天意之昭彰，證人心之響應。自廣西起義以來，所到之處，抗王師者前徒倒投順之戈，凜天威者聞風喪妖人之膽。茲建王

（註）案西王蕭朝貴已在長沙戰死，但太平天國所發誥諭，仍照樣列他的銜名。

業，切譖蒼生，速宜敬拜上帝，毀除邪神，以獎天衷，以受天福，士農工商各力其業。自諭之後，爾等務宜安居桑梓，樂守常業，聖兵不犯秋毫，羣黎毋庸震懼。當旅市之不驚，念其蘇之有望。爲此特行誥諭，安爾善良，布告天下，咸曉萬方，各宜凜遵毋違，特諭」。

布告所至，人民歡欣遵守，果然是新朝象氣不同，萬民嘖嘖仰望的了。

三 天朝新制概述

我們敘述天王革命事業至此，應該將他所創制的天朝新制作一個概括的敘述，然後我們對太平天國革命才會有全面的認識。

太平天國新建新朝，制度都新創。這不是天王故作新奇，而是爲的要貫徹他的革命宗旨。因爲太平天國革命，不僅是政治的革命，如漢高祖的亡秦，也不僅是種族的革命，如明太祖的覆元。他打倒偶像崇拜，定上帝於一尊，是爲宗教的革命。他改革奸淫，吸

鴉片、飲酒、賭博與強梁橫暴的風俗，是爲生活的革命。他剷除財產私有制度，使財富都歸公有，是爲經濟的革命。他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都有所養，是社會的革命。他提倡通俗文字，禁用古典，是文化的革命。我們綜觀太平天國的革命，包括了政治的、種族的、宗教的、生活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各方面。他實在要旋轉乾坤，把整個舊世界根本推翻去，而另創造一個新天地、新世界。論其範圍的廣大，理想的宏遠，在歷史上是曠古無匹的。所以他爲要貫徹他的革命宗旨，他創建新朝，便創立種種新制度出來。計天朝新制今可考述的有十種：曰宗教，曰天朝田畝制度，曰食貨，曰兵制，曰官制，曰曆法，曰禮制，曰科舉，曰刑法，曰藝文。

在此十種制度裏面，以宗教、天朝田畝制度、兵制三種爲最重要。太平天國的宗教爲其立國精神所繫，它源自耶穌教，獨能發揚耶穌天國的主張，廣布人類平等博愛的福音。而所定十款天條，嚴禁人類諸般罪惡，復能藉宗教以新人心。雖所謂天王昇天與天

父、天兄降託之說，爲耶穌教士所指示，而太平天國宗教自有其不可磨滅的精神。其天朝田畝制度，目的要使大家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雖未能實行，但却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經濟制度。其兵制仿自周禮，寓兵於農，使兵民歸於一途，行之有效，也是一個有價值的制度。此外，鄉官制度是一個實行人民自治的有效的制度；女官與女科的制度則爲開女子參政的先例；而天曆毅然廢去陰曆，專用陽曆，見諸實施，爲民國改用陽曆的先聲；文字提倡通俗，主張刪浮文而用實言，去古與而求心聲，也可說是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前驅，都是值得讚美的。唯一可詬病的地方，就是刑法濫用天燈、五馬分屍的酷刑；禮制仍帶專制時代帝王官僚的色彩；而晚期官制，僭賞過濫，尤失立官制爵的用意，而蹈爛羊頭之譏，都不免爲太平天國制度的污點。但是優劣不相掩，我們綜核天朝種種新制，天王革命的偉大於是乎見，而成王敗寇之爲誣罔，更不待辯而自明的了。

洪秀全

五二

第四章 北伐與西征

一 北伐

平天國自金田起義到奠都南京，軍事上似告一大段落。但我們從另一方面來看，又可謂是另一個新的階段的開始。這前後兩個階段有一個不同之點，就是前一個階段都是全軍在一塊兒作戰，後一個階段則戰事分布到各個戰場去。

在奠都南京之日，天王決定了兩個戰略：一個是北伐，另一個是西征。北伐大將爲定胡侯李開芳、靖胡侯林鳳祥、平胡侯吉文元。開芳、鳳祥爲太平軍虎將，文元亦稱驍將，他們所部都是百戰精銳。

太平天國三年（清咸豐三年，西曆一八五三年）四月初八日，開芳、鳳祥、文元率

六軍從揚州出發，初十日下午浦口，十一日下午滁州，十三日下午臨淮關，廿三日下午鳳陽，所過懷遠、蒙城、亳州等州縣，都望風而下，遂西趨河南。五月初八日，敗清河南巡撫陸應穀軍於商邱、宋集。初九日下午歸德府，十二日下午睢州，十五日從陳留進至開封，河南、山西人心大震。

北伐軍以取北京爲目的，故行軍急趨挺進，所下城邑毫不停留。既至開封，繞城而過，西經中牟、鄭州至汜水，二十三日由鞏縣乘煤艇開始渡河。三十一日全軍安全渡過了天險的黃河。

六月初二日，太平軍進攻懷慶府。當時太平軍戰略欲西入山西，取居高臨下之勢，從山西攻北京。而滿清各路援軍已集懷慶府，太平軍無瑕可乘，乃駐軍於懷慶，與敵相持，待機以入山西。七月二十八日，乘清軍不覺，撤懷慶府圍，全軍自黃河太行山間小道西趨。八月初三日，入山西絳縣，折過曲沃、平陽、洪洞都被攻下，山西人民望風響應，趙城、潞州人民開城門，儲糧草、備羸馬以待。

一日，先是太平軍作戰計劃給清軍偵悉，所以當太平軍西入山西的時候，清軍也從懷慶府間道趨山西北路以阻太平軍北進。十二日清軍至洪洞，於是太平軍復從洪洞折而東走屯留，廿一日下潞城，次日下黎城，進克河南涉縣，遂從武安入直隸境，攻下臨洺關，大敗清直隸總督納爾經額防軍。於是悉銳向北急進，廿六日下沙河，廿七日下任縣，廿八日下隆平，廿九日下柏鄉，三十日下趙州，九月初二日下欒城，初三日下藁城，初四日下晉州，初六日下深州，初九日前鋒進至距保定六十里的張登地方。北京震動。清廷以惠親王綿愉爲奉命大將軍，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爲參贊大臣，總統四將軍，督旗營察哈爾兵，會同欽差大臣勝保，保衛畿輔。北京設巡防所戒嚴。時北京官民遷逃的達三萬戶，北城一萬八千戶，僅剩八千戶。

時太平軍大隊仍駐深州，而滿清軍已扼守堡壘，太平軍不能從此進攻北京，其深州以西安平、祁州、深澤、無極各州縣清軍都駐重兵，以防太平軍復入山西，惟深州東南兩面大水，以爲太平軍難於偷渡，故設防。十八日，太平軍乃從深州乘虛東進，擬從天

津以攻北京。廿一日下獻縣，廿三日下滄州，遂直趨天津。廿五日至靜海，次日進攻天津，爲水所阻，不得進，乃分屯於靜海及獨流鎮兩地。

十月初一日，滿清各路援軍陸續趕到天津，結集於天津西北的楊村，以堵扼太平軍進攻北京的路，並分路進攻靜海、獨流、太平軍。當是時，太平軍自出發北伐以來，已經半年，縱橫數省，疾驅數千里，未得休養，軍力不免疲罷，且孤軍深入，餉運不繼，而敵則滿、蒙大軍雲集京津，源源增援，加以時屆冬令，北方天寒，南人不耐，所以太平軍一到了天津，那種一往直前的攻勢便受了挫折。他們在天津與敵人苦戰了兩個月，到了太平天國四年（清咸豐四年，西曆一八五四年）正月初二日，全軍便在靜海、獨流開始退却，經大城、獻縣南走。二月初三日入直隸阜城，暫時休軍於此，以待天京北上的援軍。天津滿、蒙大軍跟蹤追至，平胡侯吉文便在這裏與敵作戰陣亡。

當北伐軍被阻於天津的時候，李開芳等飛章回天京告急，請增派援軍。四年正月初一日，天王命冬官又副丞相許宗揚、秋官又副丞相陳宗勝統軍先行北上，夏官又副丞相

曾立瑜統軍繼行，增援北伐軍，合力取北京。

北伐援軍分三路出發，於二月初四日從豐工下游全軍渡過黃河，遂疾趨山東境，十三日下金鄉，十六日下距野，十七日下鄆城，十九日下張秋鎮，廿一日下陽穀，廿二日下莘縣，廿三日下冠縣，沿途民衆，紛紛加入。廿五日圍攻臨清州，三月初七日攻克州城。時阜城滿、蒙軍聞太平軍援軍入山東，急分軍南下阻截，清欽差大臣勝保繼自阜城統大軍南下迎擊，遂相持於臨清州。十八日，太平軍乘臨清州擬入直隸與阜城北伐軍會合，會新附者不願北進，不聽指揮，衆都南行，牽動全軍，敵人追至，諸軍四散，主將會立瑜溺斃於黃河，許宗揚、陳宗勝逃回天京。這一支本來如火如荼的北伐援軍，爲了沿途濫收羣衆，遂致對苦戰經年、困守待援的北伐軍，一點沒有幫助，便因這樣自潰於山東、江蘇之交的黃河邊上。

正在北伐援軍潰散的時候，困守阜城的北伐軍也突破了敵人的重圍全軍南走。三月卅日，至東光的東西連鎮，爲敵追至，遂據連鎮拒守。時北伐軍還未知援軍潰敗消息，

四月廿三日李開芳親率馬隊二千餘自東連鎮突圍，經甯津吳橋南走，謀往臨清迎接援軍北上。廿三日經陵縣下恩縣，次日克高唐州。清欽差大臣勝保追至，開芳遂以孤軍守高唐州，與勝保相拒。而林鳳祥則仍堅守西連鎮，與清參贊大臣僧格林沁相持以待援。

於這面北伐的孤軍，便在虎將李開芳、林鳳祥領軍之下，以那種不屈不撓的精神，堅貞無比的氣概，勇烈的志連鎮和高唐兩處，守住了僧格林沁、勝保兩人所統的滿、蒙大軍，一直到了他們糧盡彈絕力竭的時候。

連鎮孤軍先被撲滅，他們到了這七年既月，糧米已將缺乏，糧乾黑豆充飢。但是他

們還堅忍的繼續抵抗下去。到了太平天國九年（清咸豐五年，西曆一八五五年）正月三

十一日，糧盡了，火藥也竭了，才給敵人攻破，林鳳祥力竭被擒，不屈死。

連鎮的孤軍既被撲滅，清廷以勝保圍高唐州無功，將他奪回，而命僧格林沁率軍駐

三月初四日，僧格林沁大軍至高唐州，合勝保所部，圍攻州城中的太平軍。初

旬，開芳率殘軍八百餘人突圍出州城，南走往平馮官屯，擬走濟甯，不果，而敵騎已

追至。時太平軍祇存五百餘人，便在這裏與僧格林沁統下滿、蒙鐵騎萬餘人，相持兩月之久，敵人終攻打不下。最後還是引了運河的水把馮官屯浸滿，屯內太平軍的火藥浸溼了，糧食浸壞了，到了四月廿四日，我們的英雄太平天国北伐大將定胡侯李開芳才方竭被擒死。

太平天國的北伐軍，自然在他的歷史上留下了光榮的史蹟。但北伐軍的覆敗却不是二件出人意外的事。自古孤軍深入，是少有僥倖不遭覆敗的。而況當日太平天国北伐的戰略根本就錯誤了，不但孤軍北伐不會成功，即天王自將全軍疾捲直攻北京，而滿清統治未墮，滿、蒙大軍雲屯北京，西北各省綠營也多未調動，頓兵堅城，曠日持久，又將何以為繼？恐也難免覆敗之禍。故明太祖覆元，定都南京，先經營東南，東南既定，始命將分路進攻北京，遂一統中國。從未有東南未定，而能進取北京的。明太祖的前車，便給我們說明了太平天国北伐戰略的錯誤。爲了這一個戰略的錯誤，遂使太平天国前期的兵力分散了，不能把整個兵力用於西征，以完虞底定東南之局。

二 西征

西征軍的出發，後於北伐軍的出發二十天。太平天國三年（清咸豐三年，西曆一八五三年）四月廿九日，天王命夏官副丞相賴漢英率殿右八指揮林啓容、殿右十二指揮白暉懷等，統戰船千餘艘，在這一天乘東南風大發，揚帆溯江西征。

五月初二日，太平軍戰船由當塗駛至蕪湖，沿途紀律嚴明，居民安堵。初五日，攻安慶，清軍潰退，明日入城。初九日再西進，抵江西彭澤縣。十八日由湖口進克南康府，南康人民聞義師至，人心思漢，人人興奮，先期縛清署知府恭安，署星子縣知縣羅雲錦以待，都司胡瑤林出走，也爲居民所執。太平軍戰船抵岸，居民卽將守令獻出，並餽糧草雞豚等物以犒師。二十日，遂乘北風大作，直抵南昌，進攻江西南省城。

太平軍攻南昌三月不下，八月二十日乘東南風大作，撤南昌圍，揚帆北去，回至九江，暫捨江西不圖。定計分軍爲二：一支回安慶以取廬州，一支溯江而上西取武昌。

攻廬州的軍隊由護天侯胡以晄指揮。十月初九日，以晄從安慶潛師襲冷水鋪清營，另支越練潭襲清副將松安營，清軍驚潰，太平軍乃疾趨桐城，次日克桐城。廿五日克舒城，清軍潰走廬州，以晄乘勢揮軍進抵城下。十二月初十日遂克廬州。於是安徽所屬聞風歸附的有二十二州縣，太平天国除舊布新，皖民悅服。

西取武昌的軍隊由國宗提督石祥貞等指揮，於八月廿八日從九江乘順風直攻湖北的江防要地田家鎮。九月初十日大破清軍，克田家鎮。十三日克黃州府。十六日克漢陽、漢口，進攻武昌。旋退出漢陽、漢口，回師駐黃州。太平天国四年（清咸豐四年，西曆一八五四年）正月初九日，殲滅清湖廣總督吳文鎔全軍於黃州堵城，斬文鎔。於是乘勝揚帆西上，十三日復入漢陽、漢口，進圍武昌，並越武昌進攻湖南。

當太平軍撤長沙圍後，清廷即命在籍侍郎會國藩辦理湖南團練。是年冬，國藩成立湘軍於長沙。明年奉命籌辦水師，乃增募水陸萬人，將領都是書生，兵士都是農夫，造鐵船，練水師於衡州。至是，清安徽巡撫江忠源、湖廣總督吳文鎔先後戰死，太平軍縱

橫皖鄂，當時東南數省除了這一支新興的湘軍外，滿清再沒有第二支完整的軍隊，所以清廷屢次下詔嚴催國藩起撥。於是國藩乃自統湘軍出發，水陸並進，軍容甚盛。他在路上首先頒布討伐太平天國檄，用以昭揭太平天國的罪惡，宣示湘軍的宗旨，檄文道：

「一八王曠州縣五千餘里，所過之境，船隻無論大小，人民無論貧富，一概搶掠罄盡，寸草不留。其擄入賊中者，剝取衣服，搜括銀錢，銀滿六兩不獻賊者，即斬首。男子日給米一合，驅之臨陣向前，驅之築城濬濬。婦人日給米一合，驅之登陴守夜，驅之運米播糶。婦女不肯解脚者，則立斬其足以示衆婦。船戶而陰謀逃歸者，則倒糞其屍以示衆船。象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視我兩湖、三江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若。此其殘忍慘酷，凡有孤氣者未有聞之而不痛感者也。」

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殺賊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用倒置，尊卑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僞君僞相，下逮兵卒賤

役借以况弟稱之，謂誰天可釋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壞不能自辨以納獄，而謂田皆天註之田，商不能自讀以取息，而謂者皆天主之貨，一子不能誦賦好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以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以爲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爲之所也。然

「自古往有功德，沒則爲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雖亂臣賊子，窮兇極禍，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賊匪焚燒州之學宮，燬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藉滿地。嗣是所過郡縣，先燬廟宇。卽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懷，亦皆汚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斯又鬼神所共憤，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

「本部堂奉天子命，統師二萬，水陸並進，誓將臥薪嘗膽，殄此凶逆，救我被擄之船隻，拔出被脅之民人，不特紓君父宵旰之勤勞，而且慰孔、孟人倫之隱痛；

不特爲百萬生靈報枉殺之仇，而且爲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是用傳檄遠近，咸使聞知。倘有血性男子，號召義旅，助我征勦者，本部堂引爲心腹，酌給口糧。倘有抱道君子，篤天主教之橫行中原，赫然奮怒，以嚮吾道者，本部堂禮之幕府，待之賓師。倘有仗義仁人，捐銀助餉者，千金以內，給予實收部照，千金以上，稟指奏請優敘。倘有久陷賊中，自拔來歸，殺其頭目，以城來降者，本部堂收之帳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脅經年，髮長數寸，臨陣棄械，徒手歸誠者，一概免死，資遣回籍。

「在昔漢、唐、元、明之末，羣盜如毛，皆由主昏致亂，莫能削平。今天子憂勤惕厲，敬天恤民，田不加賦，月不抽丁。以列聖深厚之仁，討暴虐無賴之賊，無論遲速，終歸滅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爾被脅之人，甘心從逆，抗拒天誅，大義一壓，玉石俱焚，亦不能更爲分別也。本部堂德薄能鮮，獨仗「忠信」二字爲行軍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長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難各忠臣烈士之魂，實鑒吾心，咸聽吾言，檄到如律令，無忽！」

此檄大意，第一段說太平天国暴虐不道，所過橫行，擄掠船隻，沒收金銀，強迫婦女解放纏足，從事工作，與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虐待兩湖、三江羣衆等罪狀。第二段說太平天国崇奉上帝教，用兄弟姊妹的稱呼，讀耶穌新約的教義，行共產的制度，爲破壞中國固有的禮教人倫與社會制度。第三段說太平天国毀孔孟的學宮，污關岳的神像，焚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的廟宇，使孔孟痛哭於九原，鬼神憤恨於冥地。最後便鮮明的宣示湘軍爲反抗異教，爲擁護中國數千年來禮義人倫詩書典則而戰的宗旨。湘軍此檄所說種種，給予當日人心的影響至深且巨。因爲中國人講倫常，宗孔孟，信鬼神，爲社會上思想的基礎，其私有財產制度也是社會上根深蒂固的制度，一旦都爲太平天国所破壞，人民的驚疑震盪爲何如。此檄文不以效忠滿清爲言，而以衛道自命，最得士大夫社會的擁護，而終得到了最後的勝利。所以太平天国與湘軍這兩個壁壘的鬥爭，一方面我們可以說是宗教的鬥爭，因爲太平天国信仰的是一神的上帝教，而湘軍所代表的則爲儒教與道教和佛教的信仰。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說是被統治者與統治者的鬥爭，因爲太平天国所代

表的爲被統治者，而湘軍所代表的則爲統治者，被統治者要企圖推翻現狀另創一個地上天國，而統治者則要維持固有的社會制度。這一篇歷史上有名的文獻，給我們說明了太平天國與湘軍鬥爭的性質，並且給我們指出了太平天國革命所以失敗的環境與原因。

二月，湘軍抵長沙。時太平軍已入湖南，連下岳州、湘陰，繼迫甯鄉，旋退去。三月，湘軍躡抵岳州。太平軍將羊樓司地方把他打败，再入岳州。湘軍退保長沙。太平軍乘勝溯湘江而上，列舟靖港，距長沙六十里，復入甯鄉，而以一軍出閩道襲湘潭，據湘江上流，以困長沙。三月廿三日，靖港太平軍大敗來攻的湘軍，敵帥曾國藩憤而投水，左右救起，潰退長沙，而湘潭太平軍則爲敵所破，三日三敗，於地靖港、湘潭軍都退回湖北，惟留一軍守岳州，其武昌圍軍，則於五月廿一日攻克武昌，是爲再克武昌。

湘軍的興起，是太平軍第一次遇到的勁敵，湘潭之敗，是太平軍起義後的第一次大敗。六月，湘軍復發自長沙，長驅東下。十九日，太平軍放棄岳州。九月初九日，國宗提督軍蔣石鳳魁、總官副丞相黃再興放棄武昌東退，漢陽亦同日放棄。當時湘軍氣勢銳

甚，既得武昌，復繼續東進。十月十九日，大戰於田家鎮，太平軍大敗，清軍退集於九江。十一月初，敵水陸軍進圍九江，下游震動。天王忽命翼王石達開指揮大軍上援，時守九江的爲名將林鳳棨，而驍將天官正丞相羅大綱也從安慶督軍至，太平軍各將勤率萃於一隅，於是兩軍遂在這裏發生了大決戰。但當時湘軍水師船隊礮利，太平軍水師遠不及敵人，而長江決戰，以水師爲主，達開審度軍情敵勢，他乃披兵不備，定計誘敵於戰門船入湖口，塞不使出，然後以輕舟襲破敵水師，幾擒曾國藩，敵水師遂不成軍，遂乘勝上攻武昌（詳石達開傳中）。太平天國五年（清咸豐五年，西曆一八五五年）正月十九日克漢陽，二月廿七日克武昌，是爲三克武昌，於是江漢之間復歸太平天國掌握。武昌的得失，是雙方的生死存亡的關頭。因爲太平天國若守得住武昌，則長江之險都爲己有，天京可以高枕無憂，滿清東南數省的聯絡斷，而劃江之局可成。若湘軍得了武昌，則居高屋建瓴之勢，可以做進攻九江、安慶以至天京的根據地，而滿清東南數省的餉道輒賴武昌得以暢通無阻。所以當時雙方對武昌的爭奪戰，至爲激烈。是年九月，

湘軍水陸反攻武昌，一由中路出武昌的南面駐營新隄，一由東路駐營洪山南岡，而以另一支陸軍駐金口護水師以當西路，三路包圍武昌。上游守將甚急，天王復命翼王石達開與上督師。時敵帥曾國藩已入南昌統前陷入內湖的水師，九江仍留陸軍圍攻。達開到武昌看了當時情勢，以為與敵戰於武昌，不若攻敵所必救，湖南為敵根本，江西又是湖南的屏藩，若得江西，則敵根本動搖，武昌、九江的圍困自解，於是乃定進攻江西的計策。十月由湖北通城入攻江西，時江西七府一州五十多縣，都望風歸附，惟南昌、廣信、贛州、南安等五郡未下。國藩困守南昌，如在甕中，果先撤九江之圍以自救，旋復命撤助攻武昌軍回援，於是盛極一時的湘軍，到這時候完全處在被動的地位，太平軍便以主動的地位把敵人控制着。

當是時，長江千里，上自武漢，下至天京，都歸太平天國版圖。新下州縣，人民樂獻糧冊，輸錢米，聞風歸附；清軍所到，則罷市以拒，人心大定。太平軍三年西征的結果，到了這時候，已經造成了一個東南大局澄清在望的局面。

第五章 內訌

一 內訌的經過



上游軍事局勢大定的時候，下游天京外圍也奏了大捷，把敵人的江南大營覆
覆了。最初太平軍沿江東下，清欽差大臣向榮從武昌尾追至天京，駐軍孝陵
衛，叫做江南大營，老師數年，未有尺寸功，而太平軍也未遑跟他決戰。到了這時候，
才調集各路軍來傾覆他。五月，各路軍都集天京，由東王楊秀清指揮，十三日，分軍三
路進攻清營：第一路由東王楊秀清自任，出通濟門攻七瓮橋清營；第二路由翼王石達開
督春官丞相張遂謀、夏官又副丞相曾錦謙，自溧水大小水關攻仙鶴門、紫金山清營；第
三路由燕王秦日綱督春官丞相涂鎮興、夏官副丞相陳仕章、十八指揮陳玉成、二十指揮

李秀成等，自堯化門翻山而下，攻清西安將軍福興、副都統德崇額濟洲馬隊營盤，三路
 三關山，王泰日，未嘗不有，然會合進破孝陵衛敵中軍大營，清軍大潰，退至丹陽，
 盡發，池破敵營寨二十多個，更有又臨，自擊水大小水關，敵軍大潰，退至丹陽，
 遂覆江南大營。於是天京解圍，而內訌大變，便跟着勝利的凱歌上演了。

內訌禍首為東王楊秀清、北王韋昌輝。太平天国名義以天王為君，而實則軍、政、
 教三大權都集於秀清。在金田起義前，秀清已經用請智偽造上帝降託已身，取得宗教上無
 上的優越的地位。以洪秀全、洪仁玕、洪宣稱下內訌的根苗。劉永發、魏繼賢、鍾德、楊天旺、手移
 至秀清、天王封王，明詔首和，北、東、西、南、中、六王都受東王節制，於是秀清又兼了軍
 事的、政治的大權。自是以後，天王僅深居宮中，全國軍、政、教大權都歸秀清掌握。

秀清以傀儡待天王，天王却不是一个甘做傀儡的人物，他又有暴躁如雷的個性，君臣
 間早有殺機。而昌輝僅次於秀清，秀清却常侮辱他，這人也一个和秀清相類的譎詐
 的人。他陽下秀清，而陰欲奪其權，楊、韋之間又早種下相殺的禍根。在秀清方面，自
 特功高，早有自立意，而在天王與昌輝方面，則早有殺他的心。大家祇因為天京有圍師

王未發。到了攻慶沅而大營。奉濟德懸遠天王封他爲萬歲。時昌輝在江西督師，天王乃假
借裝轎專在慶沅清餉要求，而臨召昌輝歸齊。昌輝久恨秀清，得了天王詔，馳歸天
下京，以爲遲不及掩耳的手段。奉兵圍東王府，欲殺齊清。時爲太平天國六年（清咸豐六
年，西曆一八五六年）七月廿七日。深夜，涼風吹動，木末已倒，傳兵圍王，王在
日，先秀清雖有爲國的大功，而專橫驕逸，自稱天王，昌輝遂先王詔殺了王，明正典刑，
由朝內軍中原本沒有什麼異議。而昌輝濫作威福，把秀清統下的親族統屬數千人，再用詐
術，把他們一網都殺了。天朝遂爲墟，天京成了屠場，人心惶惶，不知所措。時翼
王石達開在湖北洪山督軍，聞變急回京，欲止殺，已來不及了。達開以正奉慶資昌輝濫
殺無辜，昌輝大怒，欲併殺達開，達開連夜緝械出走安慶。昌輝又把達開全家都殺了。
十月達開從安慶起兵靖難，東討章昌輝。時清軍圍甯國府急，達開乃先移師救甯國。而
昌輝在朝，濫殺朝中文武，人人憤恨，合朝同心，將他殺了，人心始定。天王將昌輝首
解至甯國，迎達開回京。達開奉詔入京，天國軍民歡騰，合朝同舉伯父秀清故事總理政

務，天王不悅，信任他的長兄洪仁發，次兄洪仁達，使掣肘達開。達開被逼懼禍，明年五月，遂出走安慶。自此達開另樹一幟，太平天國的實力分散了，達開所部崎嶇於贛、浙、閩、湘、桂、滇、黔、川數省間，也祇形成一種流竄的現象，終歸給敵人撲滅。

這件教人悲痛的內訌大事變，它的結果的嚴重是難以形容的。在軍事方面，上游力守的有關生死存亡的重鎮武昌失守了，因為武昌守將正是北王韋昌輝的兄弟國宗章俊。這人原是太平軍中的一員驍將。內訌既起，達開移洪山軍東下靖難，城外失了援軍，城中糧食又盡，而昌輝被殺的消息復傳到城中，章俊也無心死守。到了這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武昌便失守了。此後太平天国便無力再圖恢復，於是湘軍便得據武昌為根本，以建瓴之勢取九江，下安慶，以覆天京。至於天京之東的敵軍，本來已經消遁丹陽了，及至石達開被逼出走後，又連陷溧水、句容，再進抵天京外，重建江南大營以圍天京。在政治方面則朝政不綱，因為自達開出走後，朝政歸天王寵臣曾得恩總理，這人是個庸材，王長兄洪仁發、王次兄洪仁達又來參預政事，所以朝綱紊亂，賄賂公行。在天王的心理

方面，則自經內訌之後，他不再信任臣下，專任國姓親戚。我們知道，天王本是有知人之明的，他能識拔楊、蕭、韋，石於山鄉僻壤之中，並且能夠善任他們，所以得肇建了前半期的大業。及經內訌，他受了大刺激，心理起了大轉變，他從此不再信任他人，專信用自己的兄弟親戚，雖忠如忠王李秀成，也還去猜忌他，牽掣他，使不得行其志以迄於亡，所以忠王說：「主上信任不專，國之北、翼王弄怕，故未肯借外臣，專信用姓之輩，那時各有散意」。到了人心解體，便離覆亡不遠了。上述三種情形，有一即可以召滅亡，三者並至，覆滅之禍，更無倖免之理。而一個奄有半壁河山的太平天国，便這樣毀滅在自己的手中。

二 內訌後支持殘局的環境與人物

當內訌經過之後，太平天国已有必亡之理，但是爲什麼它沒能再延長下去至八年之久呢？這是因爲有支持這個殘局的環境與人物在。

支持太平天国殘局的環境是天災。自太平天国六年以後三年間，長江一帶連年天災流行，年荒糧盡，飢民載道。他們都處于成萬的加入太平軍。爲了這些饑民的加入，太平天国得到了雄厚的兵源，所以晚期太平天國的軍隊，往往號稱數十萬，人數之多，遠過於前期，就靠了他們的聲勢，把這行將傾覆的殘局支持着。

但是，如果祇有天災流行的環境以製造出雄厚的兵源，而沒有天才的名將來指揮他們，也仍然是一些烏合之衆。在那個時候，太平天国前期的大將如燕王秦日綱、豫王胡以晄、天官正丞相羅大綱這些人都在內訌前後期間死了，翼王又被逼他去。當時朝內軍中都沒有傑出的將才，於是天王乃在一班後起的將領中物色人才，他選拔出兩個英雄：一個是英勇無比的肅王指揮陳玉成，一個是仁智無雙的二十指揮李秀成。這兩人說來真是巧得很，他們都是廣西藤縣長志里新旺村人，他們正是一雙生同里長同游的好朋友，他們都有古名將風，後來玉成封爲英王，秀成封爲忠王，那裏給連年天災造成的加入太平軍的廣大的饑民，便在他們兩人指揮之下去作戰的，他們兩人是支持晚期太平天國的

兩根柱石。

天災不斷的製造災民，災民風起雲湧的加入太平軍，到了太平天國八年（清咸豐八年，西曆一八五八年），陳玉成、李秀成這兩位英雄便利用這班新附的羣衆，造成了兩次會戰的大勝利。

第一次戰役是這一年的八月攻破江北大營之役。起初，太平軍攻下南京時，清廷命欽差大臣琦善等帶滿、豐馬隊趕至江北防太平軍北進，初駐揚州，稱爲江北大營，與天京東的向榮江南大營遙遙對峙。他們在江北駐軍數年，太平軍也不會和他們決戰。到了這時候，他們佔領了江浦、浦口，與江南大營合圍天京。時清江北大營主帥爲德興阿，玉成、秀成兩人乃在安徽樞陽會議，定計先破江北大營以解天京之圍。七月十五日，玉成重克廬州府。八月初九日，玉成復進攻浦口，克東葛、西葛，與清欽差大臣德興阿相持。十八日，秀成破德興阿等馬隊於安徽滁州爲衣。次日，進至小店，敗自江南來援的清總兵馮子材，遂直下浦口，與玉成軍前後夾擊，大破德興阿軍，斬副都統烏爾恭額。

白斐曾保、總兵安勇、副將陳昇等，德興阿潰走揚州，江北大營破。於是江北敵營疊破下，天京與江北的交通恢復。

在這一役後，接着就是三河之役的大勝利。這是太平天国戰史裏面的一個有名的戰役。敵軍主將是湘軍名將李續賓，他所統率的軍隊是湘軍最精銳的陸軍。先是湘軍既陷武昌，他們遂乘勝水陸下攻九江。他們圍攻九江一年多，到了這一年的四月攻陷九江。太平天国名將貞天侯、林啓容，在這裏前後鎮守五年，敵人兩次進攻，大小數百戰，堅忍不屈，屢挫大敵，到了他把最後的一點力量都竭盡了，才悲壯的盡了他的職守與城俱亡。湘軍既得九江，續賓遂移得勝的軍隊進攻安徽，八月十四日攻陷太湖，十九日攻陷潯山，廿三日攻陷石牌，九月五日攻陷桐城，七日他路軍攻安慶，而續賓則督所部直攻廬州。是月十六日，攻陷舒城，進向三河。三河是舒城廬州間的一個市鎮，地處水陸孔道，實扼廬州的衝要。太平天国在這裏築了一座城，建營壘九座，憑河設險，以爲廬州的屏蔽，並屯聚米糧軍火以接濟廬州與天京。所以清軍欲進攻廬州，便先進攻三河。三


河守將是陳玉成的部將吳定規，續賓軍至，定規一日五文向玉成告急。時玉成、秀成已攻破江北大營，方略取江北州縣，玉成下六合，秀成下揚州，聞訊，玉成急自六合率軍晝夜兼程來援，秀成亦率軍踵發，爲玉成後援。十月六日，玉成經巢縣直趨白石山、金牛鎮，包抄三河後方，以斷李續賓退路，並命廬州守將吳汝孝自廬州隔斷舒城敵援，使敵軍陷於包圍中。明日黎明，敵軍來攻，大戰於金牛鎮，時天大霧，咫尺莫辨，玉成自督大隊由左路包抄，乘霧自後殺出，先破敵軍右路，繼破其中右兩路，斬敵將士過半，敵潰不成軍，時秀成軍已逼白石山，聞金牛鎮大戰，急引所部馳往助戰，吳定規也自三河城內衝出，三路會合，圍敵敦重，環繞攻撲，直追至敵壘，先破其七營，繼復挖斷河堤，以斷敵出路，戰至三更，續賓戰死，遂盡殲其軍。舒城、桐城都克復，安慶敵圍師亦自退。

這兩次戰役，都是有關全局的戰役，攻破江北大營之役，恢復了天京北岸的交通，使江北的物資可以源源的接濟天京，故敵江南大營雖再困天京，而天京仍屹然不動。三

河之役，殲滅湘軍六千人，湘軍精銳盡喪，他們發源地的湘鄉，幾於「處處招魂，家家怨別」，雖經他們的主帥曾國藩多方撫慰，但已不能再回復從前的鋒銳，湘軍的攻勢，遂受了一個大挫折。於是爲了這兩次戰役的大勝利，又使太平天國內訌後的殘局得以支持六年之久。

第六章 晚期戰略的錯誤

一 杭州奇襲與攻破江南大營

三河之役後一年多，太平軍各方面戰場都沒有發生什麼重大的戰役。到了太平天國十年（清咸豐十年，西曆一八六〇年）正月，敵將張國樑從江南大營大舉來攻浦口，沿江諸壘都為所陷，九洑洲要塞亦失，接着天京濱江上下關各壘又失，敵人遂以長濟圍困天京。

時忠王老秀成以圖解京圍出駐軍於蕪湖，乃傳檄諸將來會，秀成以敵軍江南大營餉源出在杭州，蘇州、江西、福建、廣德等處，若輕兵從間道疾搗杭州，敵糧餉源斷絕，必分兵去救，我待敵分兵，還軍急擊，則敵營可破，而天京圍可解。諸將都從命。是年

正月初二日，秀成自率輕騎從蕪湖出發，初七日破敵涇縣防軍，初十日克旌德，十六日克廣德州，遂從廣德入浙江，由安吉、四安經武康日夜疾趨杭州。三十一日，前鋒抵杭州西北的良渚，次日進攻杭州。二月初九日，秀成自清波門轟塌城垣，以一千二百五十名先鋒登城，敵守軍盡潰，遂克杭州，惟清杭州將軍瑞昌、副都統來存力守滿城未下。

當秀成軍疾趨入浙的時候，清江南大營欽差大臣和春果立遣總兵張玉良及浙江提督鄭魁士分頭自南京、宜興援浙江。十三日，張玉良率江南軍到杭州武林門，秀成見敵中計，次日，徧樹旗幟，用作疑兵，乃引軍退。玉良懼秀成軍威，經一日一夜未敢入城，故秀成得安全退出，遂由餘杭繞臨安，循天目山，出孝豐，急走廣德。廿五日抵廣德。玉良軍會掠杭州財物，未卽跟追。而廣德到天京祇有二百多里，杭州到天京八九百里，彎彎曲曲，千里有餘，是以張玉良回救江南大營已經來不及了。

秀成既歸廣德，於廿九日攻克建平。輔王楊輔清、侍王李世賢、右軍主將劉官芳、隆天福賴文鴻、受天福古隆賢等都率軍來會，乃分攻高淳、東壩、溧陽、溧水、句容、

秣陵關，所到都攻下。先是江南大營新舊軍數萬人，月支餉百萬兩，都取給於蘇、浙。及太平軍入浙，浙江自顧不遑，扣餉不發，和春傳諭將士，自後凡四十五日發一月餉。是時清軍以天京合圍，大功將成，驕佚酣嬉，月支是餉，尙不敷用，驟聞減餉，都無鬥志，兵勇私布傳單，軍心攜貳，而精兵已分援杭州，大營又復空虛。三月十八日，秀成從句容督軍至，進攻江南大營，直逼淳化鎮，猛攻長圍。次日，大敗江南提督張國樑，攻破淳化鎮。二十日，輔王楊輔清由秣陵關進向雨花臺，右軍主將劉官芳逼高橋門，英王陳玉成亦由西梁山渡江自江寧鎮東趨頭關、板橋、善橋。廿三日，太平軍五路並進，天京城內亦出隊夾攻，廿六日，遂攻破敵長圍，江南大營火起，清軍大潰。清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江甯將軍和春、幫辦江南軍務江南提督張國樑退走鎮江，江南大營再爲太平軍攻覆，天京大解圍。

自經這一役後，滿清長江南北腐敗了的綠營軍隊便潰敗不能成軍，清廷始不得不以征討太平天國的責任專付託於那會國藩編練的新興的湘軍，而湘軍到此委任既專，而後

事權歸一，不久，太平天國遂爲所平。故這次太平軍再覆江南大營，雖說是他的軍事的勝利，而實則不過是促成清廷一意信任湘軍罷了。

二 蘇浙用兵

我們綜觀太平天國晚期戰事的全局，他的戰略有一個重大的錯誤，就是蘇浙用兵。太平天國定都天京，應守在上游。那時候，武昌已失，九江又陷，祇剩安慶一關，安慶的得失，乃太平天國最後的一個生死關頭。所以當時太平天國的戰略，祇有保衛安慶力爭上游一着。此外各戰場的得失，却與全局沒有多大的關係。忠王李秀成的攻杭州以救天京，天京乃太平天國的根本，他以攻救守，用兵浙江原是不出此的。但到了敵江南大營已傾覆，天京已大解圍，太平天國的整個兵力，便應該完全用於保衛安慶之戰，乃計不出此，却移得勝的軍隊用兵於下游，進攻蘇、浙，上游的戰局，祇交英王陳玉成獨力去支持。後來下游雖然着着勝利，而上游安慶一失，天京便無法堅守了。這是太平

天國晚期戰略根本的錯誤。

蘇、浙用兵是在天京大解圍後就立刻進行的。天京於三月廿七日解圍，息兵三日，天王卽下嚴詔，限忠王李秀成率所部以一月取蘇、常。四月初八日，秀成進抵丹陽，次日，大破清軍，清幫辦江南提督張國樑敗死河中，清欽差大臣和春奔常州。時清兩江總督何桂清以饑餉尋駐常州，他素倚和、張爲前衛，及是惶遽無措，率親兵五百走蘇州，軍民都走散。秀成以四月十六日入常州。和春退至濟甯關傷發死。而清將張玉良軍自杭州回援，力扼高橋，太平軍三戰不能取勝，秀成乃自營親兵由惠泉山下壓高橋，玉良軍潰，退守蘇州，清軍潰兵沿途搶劫，人心大忿。廿二日，秀成大軍至蘇州關門，城外居民都貼「同心戮力張、和賊」字條，擔米糧以迎。城中大亂，潰兵復爲內應，明日遂克蘇州。以次撫定元和、吳縣、長洲等處。

秀成既定蘇州，復攻取浙江嘉興府，以爲攻浙的根本。遍湖北、江西郡縣所在魁雄爭上書請起兵附義，秀成乃先往贛，鄂招撫，而命侍王李世賢先入浙略取秀郡。太平天

國十一年（清咸豐十一年，西歷一八六一年）夏，秀成招新軍東歸，得衆五十萬，八月十五日，從江西鉛山竄入浙江常山。時侍王李世賢方大破清浙江軍於嚴州府，乃分軍命世賢略取浙江屬郡，襲其羽翼，於是嚴、溫、台、甯波、金華都下，秀成則直趨杭州，命部將陸順德取紹興，接着其旁近州縣都降。九月初十日，秀成克餘杭，十六日遂進圍杭州。清將張玉良統營軍至，敗死。至十一月中，杭州城內食盡，守卒紛紛下城降，秀成軍從鳳山、候潮、望江、清波四門入城。廿二日攻破滿城，遂克杭州。

三 安慶的失守與敵軍的三方進攻

在忠王李秀成攻克杭州之前的四個月，上游重鎮的安慶失陷了。因爲安慶的失守，下游雖奏着重重的勝利，奄有蘇、浙，終補救不了上游屏藩的喪失，那不過好似迴光反照，祇是一剎那間的輝煌而已。

先是太平軍自三河大勝後，湘軍撤退安慶圍師，英王陳玉成與敵連年相持於宿松、

太湖之間，安慶無圍師者數年。至太平天国十年（清咸豐十年，西曆一八六〇年）正月，玉成奉詔回師東援天京，放棄太湖東下，敵軍遂乘機攻安慶。三月初八日，湘軍主帥曾國藩以其弟道員國荃督兵進攻安慶集賢關，旋進薄安慶城下。當是時，下游太平軍方傾覆江南大營，席捲蘇、常，清廷大震，擬兩江總督何桂清職，以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並屢下嚴諭促國藩自統湘軍兼程東下，以保東南大局，旋實授國藩兩江總督，並授爲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清廷催促急急，論者或說宜直搗天京，或說宜進規蘇、常，或說宜分援杭、湖，國藩一無所動，他上疏清廷力論，以爲「蘇、常未失，卽宜提兵赴援，實保完善之區；蘇、常既失，則須通籌各路全局，擇下手之要著，求立脚之根本。自古平江南之賊，必踞上游之勢，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自咸豐三年，金陵被陷，向榮、和春等皆督軍由東而進攻，原欲屏蔽蘇、浙，國時制宜，嗣屢進屢挫，迄不能克金陵，而轉失蘇、常，非兵力之尙單，實形勢之未得也。今東南決裂，賊鱗益聚，欲復蘇、常，南軍須從浙江而入，北軍須從金陵而入。欲復金陵，北岸則須先克安慶、和

州，南岸則須先克澧州、藤湖，庶幾以上制下之勢。若仍從東路入手，內外主客，形勢全失，必至仍蹈覆轍，終無了期。臣所部萬餘人，已進薄安慶城下，深溝固壘，挖濬長濠，若一撤動，則多隆阿攻桐城之軍亦須撤回，卽英山、霍山防兵均須酌退，各路皆退，則軍氣偃而賊氣盛，不但鄂邊難以自保，卽北路袁甲三、翁同書各軍亦覺孤立無援，是安慶一軍，目前關係淮南之全局，將來卽爲克復金陵之張本，此臣反覆籌思安慶城圍不可遽撤之實情也」。他寫給他的兒子紀澤的家書也說：「吾但求力破安慶一關，此外皆不遑與之爭得失」。敵軍主帥僧圖藩這樣的看得準，拿得定，決以全力來攻安慶，而太平天国却步履錯亂，自己分散了力量，用兵於蘇、浙，不以全力來保衛安慶，雙方全局的勝負，只爲了這一着之差！

這一年的冬天，安慶遂爲敵合圍。太平天国十一年（清咸豐十一年，西曆一八六一
年）春夏間，英王陳玉成屢率所部來救，天王復命于正洪仁玕、輔王楊輔清、章王林紹
章、定南主將黃文金等來援，都爲敵所拒不得進，至七月廿六日，遂爲敵所陷，守將葉

雲來、吳定彩以下一萬六千多人都戰死，惟守將張朝爵乘小舟得脫。於是太平天國上游重鎮盡失，湘軍乃取聽饋之勢，以安慶爲根本，進圖天京，窺蘇、浙。

先是太平軍於定蘇州後，曾大舉攻上海，旋以他路軍事緊急引去。及下杭州，蘇、浙大定，乃定於來春進攻上海，滬上人心大震。時英、法兩國已與清廷換定天津條約，以太平天國戰爭影響其通商，故一變其從前的中立態度，而與清軍聯合，設會防局，訓練常勝軍，以敵太平軍。但是此時上海外人的勢力究竟薄弱，太平軍勢大，上海仍岌岌可危。上海官紳見勢急，乃派代表往安慶謁曾國藩，涕泣乞援，並自備餉銀，僱外國輪船入長江以濟師。當是時，安慶布置已定，國藩乃定三方進兵之策；以曾國荃軍從沿江進兵，以攻天京；以左宗棠軍專任浙江軍事，以圖浙江。以李鴻章軍隨乞師代表，乘外國輪船，衝太平軍沿江營壘而過，直抵上海，以援松、滬，並爲平蘇的張本。而國藩自駐安慶爲大後方，做三方策應。

李鴻章軍以太平天國十二年（清同治元年，西曆一八六二年）二月底到上海。他所

統的軍隊都是兩淮人，所以叫做淮軍。在淮軍抵滬的時候，太平軍已和上海清防軍迭次接觸了。五月，淮軍敗來攻的太平軍於虹橋，是年秋，再連敗於北新涇、四江口等處。自此太平軍不再進攻上海，而李鴻章便得以上海爲根據，從容布置以反攻蘇、常。在浙江方面，是年五月，左宗棠軍大破侍王李世賢於衢州，於是嚴州、湯溪、武義、永康、東陽、縉烏都相繼爲所陷。同時，浙江方面，會同荃連陷裕溪口、甌梁山、金柱關、東梁山、蕪湖、大陂湖、秣陵關諸要隘，遂進圍天京。天王詔忠王李秀成入衛天京。秀成聞命，在蘇大會諸路軍，九月，秀成以輔王楊輔清等軍攻甯國，以護王陳坤書等軍由太平府攻金柱關，而自率十三王，號稱六十萬，專攻湘軍營，東自方山，西至板橋鎮，旗幟如林，層層排列。湘軍死守營壘，太平軍連攻四十多天未下，因天寒軍士未帶冬衣，同時軍中又缺糧，竟撤圍去。時湘軍方面議着以圍荃雖已卻敵，而孤軍蹈危地，實爲失策，多主張撤兵。國藩乃親往按視沿江情形以決進止。太平天国十三年（清同治二年，西曆一八六三年）春國藩自安慶出巡，歷池州、蕪湖、東西梁山、金柱關，登大陂關，

入國荃軍營，沿途察看軍情形勢，他隔到安慶上奏清廷論道：「粵匪初興，粗有條理，頗能禁止奸淫，以安衰脅之衆；聽民耕種，以安佔據之縣。民間耕穫，與賊各分其半。故取江南數郡之糧，運出金柱關；取江北數郡之糧，運出裕溪口，並輸金陵。和春等雖合圍城外，而賊匪仍擅長江之利，挹不竭之源，傍江人民，亦且安之若素。今則民間賊至，痛憾椎心，男婦逃避，煙火斷絕，耕者無顆粒之收，相率廢業，賊行無民之境，猶魚行無水之地，賊居不耕之鄉，猶鳥居無木之山，實處必窮之道，豈有能久之理。而東南要隘，如安慶、蕪湖、廬州、甯國、東西梁山、金柱關、裕溪口暨浙之金華、紹興，此皆山川筋脈必爭之地；但求此數處不再失守，終足以制該逆之死命。昔年粵賊所至，築壘如城，掘濠如川，鑿澗無區。近來圍統草率。而官軍修壘濬濠，今實遜於昔。賊中羣酋，受封至九十餘王之多，各爭雄長，苦樂不均，敗不相救。而官軍仰承聖謨，三江、兩湖水陸各營，頗能和衷共濟，呼應靈通」。以爲敵有必滅之理，我有必勝之勢，遂罷退兵之議。湘軍圍攻天京之勢既穩固不移，太平軍從此便沒有反攻的機會，唯有

第七章 天王的殉國與太平天國的覆亡

一 天王晚政的昏亂



書敘述太平天國的歷史快要結束，天王的一生也快要收場。我們如果站在歷史的觀點上去看，而不以成敗論人，則天王以匹夫起義，肇建大業，他知人之明，識度之宏，方之漢高帝、明太祖實無軒輊。若論他建國理想的高遠，悲天憫人之宏願，他竟想因耶穌教，沿周禮，旋轉乾坤，以開創地上天國、太平世界，且遠不是漢高、明太所得而企及。雖然他的革命事業爲了與當時的客觀的環境格格不相入，終不免見逐於士大夫社會，但他却不愧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英豪人物。然而，出了常情之外，這個英豪人物，他晚政的昏亂，却又是一件掩不了的事實。

天王的殉國與太平天國的覆亡

天王晚期的亂政，第一是他自經內訌之變受了大刺激後，專信同族親戚。他最重用的是幼西王蕭有和，這人是他的外甥。第二重用王長兄洪仁發、王次兄洪仁達，駙馬鍾姓、黃姓都用事。這班都是無才無德的人，祇因為天王以為他們是自己家裏的人，總可信得過的，所以專信他們。那知道班人都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自從他們執權，未嘗有一善政，但知貪賄妬忌，先壓倒翼王於前，復掣肘忠王於後，天朝大事，從此去了。這是天王的第一個大亂政。

天王第二個大亂政，是不問政事，一味只知靠天。本來太平天國的興起原是靠上帝教團結羣衆的力量，但天王迷信過深，竟說天父、天兄自能佑助，可以坐致太平。而仁發、仁達等不思開導，反多附和，天王遂愈認實天是真權、真力，其他一事不管。後來人心也亂了，糧食也盡了，還是只講天話，全靠天心，不思挽救，直到殉國，信道可謂極篤，但國破家亡，都由於此。這是天王的第二個大亂政。

天王第三個大亂政是濫封諸王。初，太平天国祇封東、西、南、北、翼五王，嗣封

秦日綱爲燕王，胡以晄爲豫王，合爲七王。這七人，都是當初與天王同謀起義的人，故特封以王位。到楊、韋內訌後，天王鑑於異姓封王的禍患，不欲再封王，因於侯爵上加義、安、福、燕、豫五爵共爲六等封爵，以待有功，其用意本來是很好的。故當時功高如陳玉成，祇封成天豫，李秀成祇封合天侯，其慎重名器，還和初期無異。太平天国九年（清咸豐九年，西曆一八五九年）天王族弟仁玕間關抵天京，天王喜出望外，未及一月，封爲干王。這是內訌後封王之始。時仁玕以親貴新來無功，驟膺王爵，功臣不服，心中都忿忿不平。天王見情勢不同，自知愧對功臣，乃先封陳玉成爲英王，繼封李秀成爲忠王。自封英、忠兩王後，天王乃廣封功臣，於是日封日多，爵賞始亂。到後來凡是由廣東跟出來的舊人，本家親戚，以及捐錢糧的人都封王，甚至不問何人，若納賄司任保官的機關上奏天王的亦得封王，據昭王黃文英說，天王所封諸王共二千七百多人。而軍中百戰功勞的功臣反多不得封。忠王李秀成論其弊說：「無功僉開之人，各有封王，外帶兵之將，日夜勤勞之人，觀之不忿，力少從戎，人心不服，戰守各不爭雄，有才能

而主不用，庸愚而作國之棟樑」。天王也自知其失策，故晚年所封的王俱作爲列王，以稍別於有名號的王爵。後來列王也封得多了，既如箭出難收，又病其濫，於是天王對所封的列王，在其王字上又加三點來做分別。人心益不服，多作他圖。賞濫則窮，遂致人心解體。這是天王的第三大亂政。

天王因爲不肯信任人，所以他格外迷信天命；因爲他迷信天命，所以愈不肯信任人；但他雖不肯信人，而却不能不要別人幫助他、擁護他，所以他便致爵賞濫施以餌人。這三個大亂政，是互爲因果的。既有了這三種大亂政，於是種種亂政都從此相環而起。當湘軍初圍天京的時候，忠王李秀成上積糧的政策，天王責他說：「爾怕死，朕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統」，不納其策，而京中朝官聽秀成的話買糧回京的，又給洪姓重重勒索，所以都不肯買糧回京，遂種下後來天京糧盡城陷的禍根。當太平軍扼守蘇州時，有個會給滿清方面統常勝軍後來轉到太平軍方面來的美國人白齊文(Bellevue)，他看出當時太平軍死守蘇、浙自陷危亡的情形，因勸秀成盡棄蘇、浙，斬伐兩省桑茶，焚

燬廬舍，然後併合全軍，轉戰直趨北方，用秦、晉、齊、豫上游中原的形勢以控東南，其地爲西洋兵力所不能至，乃可以得志。秀成納其計，及蘇州失陷，他乃輕騎趕回京，惶遽入朝。天王說：「事急了，此城不能再守。現在內糧既匱，外援不來，敵軍作怪，不如棄城他圖。」天王大怒，秀成復奏說：「我所恃以守天京的，在城外各隘道。現在失了雨花臺，南門的道路絕；失了江東橋，西門的道路絕；失了七瓮橋，東門的道路絕。敵軍結營城外，作長壕，又在下關嚴屯重兵，制我出入，糧道已斷，人心不固。京中朝官大半都是文弱衰老，居民又多婦孺，倉卒有變，安能驅以臨陣？若不依臣奏，滅絕定了！」天王聞奏愈怒，嚴責秀成說：「朕奉上帝聖旨，天兄耶穌聖旨，下凡作天下萬國獨一真主，何懼之有！不用爾奏，政事不用爾理。爾欲出外，欲在京，都聽任你。朕鐵桶江山，爾不扶，有人扶。爾說無兵，朕的天兵多過於水，還懼怕會妖嗎！爾怕死，便是會死，政事不與爾相干，王次兄勇王執掌，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令的，合朝誅他！」這一個在當時千鈞一髮的危機裏面，算是唯一的救亡好戰略，天王終歸不接納，秀成祇

好在天京陪着天王，眼看國破家亡！那時候，天京已絕糧，全城無食，餓死的很多，秀成奏請天王降旨籌謀辦法以安衆心。天王降詔說：「合城俱吃甜露，可以養生」。甜露就是地上叢生的野草，朝臣都說這種東西吃不得。天王說：「取來做好，朕來先吃」。天王果然吃這些東西充飢，他在宮中把自己做成的草團送出京來，作為模樣，降詔要全京依行以作糧食，後來城中鬧的飢餓越加厲害，秀成又奏請天王放難民出城以救他們生命，天王不從，嚴責秀成說：「爾不顧國體，敢放朕弟妹外游！各遵朕旨，多備甜露，可食飽長生，不由爾奏！」諸如此類的昏亂，祇有亡國人看才如此，不圖却出於開創新朝的天王，太平天國欲不覆亡，又那裏可得！

二 天王的殉國與太平天國的覆亡

自太平天國十二年（清同治元年，西曆一八六二年）敵軍三方進攻後，太平天國的陣線便漸漸的縮小於江南。同時，在江北方面的英王陳玉成自援安慶失敗後，退守廬州，

到了這一年四月，廬州失守，退至壽州，爲練匪苗沛霖誘擒送清營被害死。在四川方面的翼王石達開，也在太平天国十三年（清同治二年，西曆一八六三年）五月，敗死於四川。太平天国這兩位英勇的名王死了，他們的勁旅也爲敵解決，祇剩忠王李秀成一軍在江南支持着最後的殘局。

當是時，太平天国雖以忠王李秀成爲軍事的領袖，而手握兵權的諸王，名位相埒，各爭雄長，不相統屬，多不聽秀成調遣。且江、浙連年大戰，民間逃亡，田畝拋荒，諸軍都無所得食。於是軍心離散，一部分兩湖、三江的羣衆多獻城納械，紛紛降敵，有的不願降敵的，即高喊「與其餓死江南，不如戰死江西」的口號，衝到江西去。

太平天国十三年十月，蘇州爲李鴻章攻陷。太平天国十四年（清同治三年，西曆一八六四年）二月，嘉興又爲所陷。同月，杭州爲左宗棠攻陷。於是蘇、浙郡縣均次第陷落，而天京方面敵將會國荃圍師也同時益急。時天京城中糧久絕，軍民以百草爲食，人心散亂，天王見大勢已去，焦憤成病，四月十九日崩。子天貴福嗣位，號爲幼天王，

人心愈亂。到了六月初六日，敵龍膊子地道發，炸塌太平門城垣，敵軍從煙火裏直衝缺口而入。時天京太平軍祇萬多人，能守城的不過三四千人，抵抗不住，天京遂陷。

先是當蘇、常失陷的時候，敗軍都經徽州與皖、浙餘衆會合，同入江西。及天京既陷，城中餘衆擁幼天王衝出重圍，亦入江西，至湖州，于王洪仁玕、堵王黃文金以湖州糧乏軍單，不能守，決議放棄湖州，退往江西建昌、撫州等處，會合侍王李世賢、康王汪海洋同往湖北，再會遠征陝西的扶王陳德才等大隊，以圖恢復。不幸這一年八月，行到江西廣昌的唐坊地方，爲敵追及，軍敗，幼天王被擒遇害死。這一個恢復的計劃便成畫餅。那些從江西轉戰到閩、廣的餘衆，直到天京陷落後第二年的年底，纔在廣東嘉應州爲敵人撲滅。而那遠征陝西回師東援天京的扶王陳德才部，則於天京陷落後不久爲敵解決。於是天王手創的太平天国遂亡。

石達開

石達開，廣西貴縣奇石那幫村人，先世自廣東和平縣遷來，父名昌榮，母周氏。石氏世業農，家富有。達開生於清道光十一年二月初一日（西曆一八三一年三月十四日），壯貌偉岸，黑面高顴，美髭髮，目有威棱，少讀書，有大志。當達開的幼年，滿清承乾、嘉中衰之後，朝野已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到了鴉片戰爭失敗，廣東撤防，募勇散入廣西，潯、梧、邕、柳間亂萌漸起。清道光二十四年（西曆一八四四年）洪秀全偕馮雲山入廣西傳教，居貴縣慶豐鄉賜谷村。慶豐鄉與奇石為近鄰，洪秀全居賜谷村久，聞達開英名，因與雲山去訪他，密談天下大勢，秀全敬佩達開少年英雄，達開憤滿清禍我中華，傾服秀全革命宗旨，遂與秀全、雲山，及桂平楊秀清、韋昌輝，武宣蕭朝貴，平南胡以晄，同縣秦日綱等，潛謀革命。

到了清道光三十年（西曆一八五〇年）夏，太平軍發難於金田，達開傾家附義，時年方二十，領左軍主將，獨當一面。明年攻克永安州，秀全在此建立太平天國，自稱天王，以是年爲太平天國元年（清咸豐元年，西曆一八五一年），於是論功行賞，封達開爲翼王，取羽翼天朝之義，與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南王馮雲山、北王韋昌輝並爲五王。

太平天國二年（清咸豐二年，西曆一八五二年）春，天王棄永安攻桂林不下，乃率師北出，過湖南，攻長沙。是年冬，從益陽出洞庭湖，破岳州，克武昌。太平天國三年（清咸豐三年，西曆一八五三年春），遂從武昌水陸東下，入九江，下安慶，進克南京，天王定都於此，號曰天京。初，太平軍北出湖南的時候，原以西王蕭朝貴、南王馮雲山主前敵軍事，及雲山戰死於全州，朝貴傷殞於長沙，天王乃以前敵軍事任達開，自出洞庭湖後，沿途勢如破竹，戰勝攻取，都出自達開指揮的功勞。

是時，東王楊秀清總理軍國大政，達開與北王韋昌輝佐政，內修法制，外治兵戎，

法立令行，民心悅服。於是乃兩路出師，一路北伐中原，一路西征上游。北伐軍於是年夏出安徽，經河南，入山西，乘虛直搗京、津，九月，進入天津，北京震動。終因孤軍深入，餉運不通，後援不繼，不得不退守待援。但以殘軍動輒牽制滿蒙軍隊數萬人，轉戰兩年之久，到太平天國五年（清咸豐五年，西曆一八五五年），才覆沒於直隸、山東境，北伐雖無功，而滿清軍力也疲敝極了。

西征軍與北伐軍同時出發，以舟師乘東北風大作溯江西上，沿江復取安慶，從湖口入攻南昌，久不下，八月，太平軍改變作戰計劃，撤南昌圍，分軍爲二：一順流而下，回屯安慶以攻廬州；一逆溯而上，進攻武昌。是月達開奉旨出巡安慶。達開既至安慶，一面規畫軍事，一面施行天朝新政，安徽人民苦滿清虐政已久，達開則問民疾苦，革除殘暴，布展新猷，皖民如重見天日，民間歡聲載道，婦孺都頌其功德，達開愛民的賢名，遂播聞於遐邇。十一月，達開回天京覆命。十二月，太平軍克廬州，其進攻武漢的軍隊，九月，大敗清軍於田家鎮，直逼武昌，旋回師駐黃州。太平天國四年（清咸豐四

年，西曆一八五四年）正月，殲滅清湖廣總督吳文鎔全軍於堵城，隨斬文鎔，於是復進圍武昌，圍攻五月始下，這是再克武昌。

當太平軍復圍武昌的時候，並分軍進攻湖南，三月，遇清在籍侍郎曾國藩所練的湘軍水陸師於湘潭，大戰不利，潰退湖北。這是太平軍自起事以來第一次遇到的勁敵。而湘軍勢銳甚，已乘勝追逐出境。六月，太平軍棄岳州，九月，棄武昌、漢陽，十月，復大敗於田家鎮。十一月，退至九江，湘軍水陸壓境。是時，太平軍前敵軍事節節失利，上游形勢，爲敵所有，敵人居高屋建瓴之勢，下壓九江，而兵敗如山倒，士無鬥志，軍心復搖搖欲動。時達開復奉旨出鎮安慶，主持西征軍事，聞前敵敗訊，星夜督諸路軍來援，至湖口，敵軍水師已越九江上攻。達開率諸將登高遠窺敵情，見敵船制嚴整，做廣東水師船制，造快蟹長龍大船居中以爲指揮座船，舳舻板輕舟居外以爲戰鬥船，而敵船砲火所至，無堅不摧，因爲他的砲械大半是購自西洋的。反觀己方水師，則僅用民船改造，無船制，砲則土鑄，火線不能及遠，船艙砲檣，不足當敵一擊，諸將都相顧失色。

達開對諸將說：「長江決戰，水師爲主。敵水師精銳，我們不要與他爭鋒。但敵自出長沙，千里逐北，迭挫我師，陷我名城，未得稍休。我們知道，屢勝則驕，久戰則疲，驕則輕我，疲則易乘，驕與疲都是必敗之道，其勢雖銳，不足畏。我們當用計來破他。」於是自駐湖口，指揮諸軍，並分軍扼守小池口，與九江爲犄角，鑿壁高壘，以老敵師，每夜潛師沿長江兩岸鳴鼓震天，密射火箭入敵船，江中則派小艇火毯四面拋擲，敵軍夜夜驚擾，惶惑不安，如是者相持經月，至十二月底，達開知敵已師老力疲，求戰愈急，乃定計故撤湖口守兵，以誘敵水師陷入鄱陽湖內，湘軍水師百餘號輕便的舢板戰鬥船，二千餘精銳的水軍果中計，盡衝入湖內，達開俟敵深入，立督軍將湖口水卡堵塞，湘軍水師在內的不復得出，在外江的老營都快饑乏龍笨重難行，不堪戰鬥。達開遂乘夜派小划放火襲攻，燒去敵船四五十號，湘軍水師敗退九江。太平天国五年（清咸豐五年，西曆一八五五年）正月初七日夜，達開復於三更時分乘月黑迷漫，派小划三四十號往襲，先縱火燒敵船十餘號，繼羣集團攻敵帥曾國藩座船，斬其管駕官劉成槐等，盡獲其文卷

冊牘，幾擒國藩。國藩乘小舟逃入陸營，憤極，欲赴水死，部將勸止。所部兵師紛紛退馳至武穴以上，水手亦多驚逃，有自捐糧臺銀兩的，於鼎盛極一時的湘軍水師，遂為達開所破。達開乃督諸軍乘勝西追，二月克武昌，是為三克武昌。這一役，達開在敗軍的時候，倉卒赴援，以劣勢兵力當全盛的敵人，乃竟能挽狂瀾於既倒，大破敵軍，轉變戰局，使敵一敗塗地，幾不可復振。這乃是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後第一場大勝利，達開的英名，愈震撼海內。

這一年九月，湘軍水陸反攻武昌，守將國宗韋俊告急，天王命達開西上督師。時曾國藩已入南昌，統率前陷入內湖的水師，九江仍留陸軍圍攻。達開至武昌，審度軍情敵勢，諭諸將說：「敵所以苦攻我九江，武昌的緣故，是因為要造成建瓴的形勢，以制我天京之命。我欲保天京，必先固武漢，而後無西顧之憂，武漢的得失，關係於敵我的存亡。現在敵圍我武昌，我與他決戰於武昌城下，不若攻敵所必救。湖南是敵的根本，而江西又是湖南的屏藩。欲攻湖南，必先取江西。若得江西，則敵根本動搖，九江、武昌

的圍困，不戰自解了。而且江西東連閩、浙，西通湖南，北界蘇、皖，南接廣東，實東南的腰脅，得江西則東南各省都可聯爲一氣，畫江的局面指顧可定了」。乃飭韋俊嚴守武昌，而自督援軍於十月由湖北通城入攻江西，達開大軍所至，政治與軍事並重，沿途弔民伐罪，與民更始，人心愛戴。時江西府城入，州縣城五十餘，都望風歸附。敵帥曾國藩困守南昌如在甕中，果先撤九江圍師以自救，接着又命撤助攻武昌東路的湘軍回援江西。在短短的幾個月裏面，江西全省幾盡歸達開掌握，東南大局澄清在望了。

太平天國六年（清咸豐六年，西曆一八五六年）三月，達開奉旨回京攻江南大營，五月，清軍潰退丹陽，覆江南大營。達開復奉旨赴湖北督師。七月，天京內訌變作，北王韋昌輝誅東王楊秀清後，濫殺楊氏親族統屬數千人，達開在前敵聞變，急回京，欲止殺，已不及，他責備昌輝說：「我們以救世而起義，方期兄弟同心，討滅妖逆，復我中華，現在不幸東孽驕橫，不得已而殺了他，他的統下有何罪過，何得盡戮他們，這豈不是自戕手足，給人家恥笑的事！倘敵人知道，乘我內亂，我們是怎樣打算呢？」昌輝大怒道：「你說什麼話！你也將黨東孽共圖報仇來殺我嗎？」便想圖害達開。達開乘夜歸

城，出走安慶。昌輝遣兵追他不及，盡殺他的家屬。達開既至安慶，起兵靖難，師止甯國，上奏天王請誅昌輝，以正國法。而昌輝在京，濫作威福，已為朝衆所誅，天王乃函其首詣甯國迎達開歸。十一月，達開回京，合朝歡騰，同舉輔政，並欽仰他的義氣，共上「義王」尊號，達開謙讓不肯受。而天王深加猜疑，王長兄洪仁發、王次兄洪仁達，又遇事掣肘。達開嘆說：「忠而見疑，我雖委曲求全，其如天王不見容何！現在不走，禍將作了」。潛行出京，沿途遍貼誥諭，表明心跡，將士都裹追隨他，達開揮淚止着他們，命各守原防不許動，惟輕騎避往安慶。這時候，正是太平天国七年（清咸豐七年，西曆一八五七年）五月初間。

達開既被逼避禍到安慶，仍不自安，時江西列郡守將多其部下，戰不利，八月，達開乃入江西督師，於是思自樹一幟。太平天国八年（清咸豐八年，西曆一八五八年）三月，達開從江西贛豐入浙江，克江山，進攻衢州，開化、遂昌、處州、雲和、宣平、壽昌諸郡，相繼望風而下，清廷急命會國藩督師赴援。七月，達開從浙江入福建浦城、崇

安，清廷復命曾國藩移援福建。八月，達爾克傑武府，旋放棄邵武，分趨江西、閩南。十一月，攻克江西南安府，在此休軍度歲。太平天國九年（清咸豐九年，西曆一八五九年）正月，達開從南安府分兩路西攻湖南。二月，克桂陽州，旋克嘉禾、東安，分攻永州、祁陽、道州、新甯諸郡，進圍寶慶府。清湖南巡撫駱秉章集各路軍來禦。時達開戰路欲從湖南間道入川，取四川爲根據地，以圖大業。後與敵大戰於寶慶不利，七月，改道回廣西，攻桂林又不下，九月，撤桂林圍，攻克慶遠府，旋分攻賓州、南甯各州縣，於是遂休養士馬於廣西以觀變。

自達開離安慶以來，所至聲勢震盪，清廷援浙、援閩、防蜀各役，輒以湘軍主帥曾國藩督軍抵禦他。但是，達開雖屢克郡邑，縱橫數省，而始終未得一根據地以爲後方，用兵的時候，糧米須隨地徵發，子藥須千里轉運，將士有反顧的憂危，傷病無退養的地方，深犯兵法大忌，所以便致崎嶇於贛、閩、浙、湘、桂各省間者數年。

當是時，藍大順、李永和起事於四川，連下眉州、邛州、青神等城，通款於達開。

全、雅州。遂開先以重幣送松林地各土司，允讓路。時清四川總督爲駱秉章，湘軍謀士劉蓉爲四川布政使，綜理營務，贊畫軍謀，偵知土司受恩開命，將讓路，乃飛調重慶鎮總兵唐友耕一軍，馳防寧慶場至萬工汛，徵諸軍陸續馳扼化林坪、瓦斯溝以爲聲援，檄松林抄土平戶王應元率所部土兵扼守松林小河，邛部土司嶺承恩統兵截斷越嶲大路，迫達開使入土司境，徇入險，卽抄其後路，使不得退，並重賞嶺承恩、王應元，夷兵士兵，許獲太平軍財物都賞給他們。清軍方布置間，而達開率衆四萬人已繞越嶲、冕甯而來，軍行急如風雨，由小徑直趨王應元所轄的繁打地。其旁兩山壁立，隘口險仄，易進難退，前阻大渡河，左阻松林河。達開因爲土司已受其幣，夷然信任他們，長驅入險。是月三十日，達開至大渡河安順場。時北岸邛涼有敵軍，達開命諸軍遣筏速渡，前隊已過河，會日暮，忽傳令撤還南岸，他對部將說：「我生平行軍謹慎，今天已晚，我軍祇渡前隊過河，倘敵人猝然襲來，這是敗道，不如到明天一齊過河」。到了第二天早晨，遣營探視，忽見大渡河及松林河陡漲數丈，達開以爲山水暴發，一兩天便可退去，稍

待無妨。過了兩天水勢稍平，忽見敵軍已到北岸，用槍砲隔水轟擊，士卒有中傷死的。四月初八日，遂開選拔精銳五千人衝到河邊，拚命搶渡。敵嚴扼對河，頻以槍砲轟擊，將筏上火藥引燃，同時炸裂，搶渡的將士，沒有一人得生還。遂開知大河難渡，圍攻松林小河，冀由瀘定橋直趨天全，爲土千戶王應元所拒，傷亡數千人。土司嶺承恩復帶夷兵由後路抄入，攻擊馬鞍山營，糧道爲所斷。於是遂開勢日蹙，糧已漸竭，乃以箭縛書射投土千戶王應元，啗以重利，求讓路，應元不應。復以利誘土司嶺承恩，欲使緩攻，而承恩攻勢愈急。遂開自知陷入絕地，誓衆死戰，廿一日，全軍都出分攻大渡河、松林河，每數十人乘一筏，人以擋牌蔽身，都披髮銜刃，挺矛植立，衆筏同時齊奮。敵軍隔岸轟擊，兼以水勢湍急，登筏的都隨驚湍飄沒，浮尸好似羣鶩蔽流而下。未登筏的也多中槍傷亡。遂開無可奈何，伏處園中，糧盡，殺馬而食，繼以桑葉充飢。廿七日，遂開使部卒二百餘人，至河岸自棄器械，口稱投誠，詐降以誘敵，而自率大隊由水路分攻，敵不爲動，將其船筏廿多隻都聚沉，於是清軍遂乘勢進攻，一路渡過松林小河，一路從

馬鞍山壓下，兩路齊撲紫打地，達開軍營盡被焚燬，將士被燒死的數千人，由徑險仄，逃出的自相擠擁，敵兵兩面夾擊，槍砲如雨，夷兵復登山嶺競用木石滾擊，太平軍墜巖落水的又萬多人，達開僅率餘衆七千人奔至老鴉灘，復爲夷兵所阻，輜重盡失，進退無路，翼王妃五人抱他的幼子投河，部將也有自溺的。達開正想投河自盡，忽然轉念，若己自盡，則部衆必將爲敵所戮，何如以己爲犧牲，以救衆人。乃寫信給清將唐友耕，大略說：「予以救世佐天王起義，於今十四年矣，陟險阻，濟江湖，如履平地。現在不幸爲土司所賣，入絕地，是天亡我，非戰之罪也。夫予之本志，在救世濟民，今已矣，然終不願以予個人而累及衆人。予若自盡，如君必盡殺我部衆，是予以救世起而以害人終也。予雖臨危，何忍出此！今與君商：予願束身至君處，爲副，爲磔，唯命是聽，但望君能有予部衆，資遣回籍，則受君之惠多而予願足矣。」友耕想生得達開，回信騙他，說答應他的請求。五月初四日，達開命部衆繳械待遣散，而自帶五歲子定忠，宰輔會仕和、黃再忠、韋普成入清軍營。友耕遂派軍包圍達開部，僅遣散新從的四千人，夜以火

儻爲戰，會合夷兵，將達開將二百餘員，銳卒二千多人都屠殺盡。這一役，達開不入絕地則不致敗亡，卽入絕地而沒有夷兵四面扼攻，也不致敗亡，但是，使土司不先受幣賂讓路，以達開的善於用兵，也決不肯竟入絕地，土司既先受賂而中變，更不能歸咎於人謀的不臧，至於臨渡而山水忽漲，這難道是命運安排的嗎？

是月十三日，達開到成都對簿，英姿勃發，口若懸河，自稱年三十三，備述起義宗旨及經過，並痛斥滿清無道，對清將負盛名的都加貶辭，惟論會國語雖不善，而能識拔賢才，現靈精嚴，尙有可取，聽者都感歎。遂遇害。

當楊、韋內訌後，達開回京輔政時，有一個英國人叫做麥高文（J. Macgowan）著文紀其事，他譽達開爲英雄俠義，勇敢無畏，正直耿介的領袖，爲太平天國的中堅人物，又以閃電比喻達開的軍事行動。達開在楊、韋內訌時，他所表現的英雄俠義行徑，誠如麥氏所論，麥氏可謂知達開了。但是，他却還不能算是盡知達開的。我們知道，達開智足以料敵，覆湘軍水師於九江，困會國藩於南昌，都算無遺策，可知他不但不是軍事行動

同閃電一樣的迅捷而已。達開回天京輔政的時候，所部將士如林，天朝上下歡聲載道！國政、人心悉歸達開，時英國人布列德門（Bridgman）稱他做南京的狄克推多，以權位這樣的熾赫，人心這樣的依附，到了天王一旦加以猜忌，乃能棄權位如敝屣，避位他去，不蹈楊、韋覆轍，做出那種爭權奪利、自相殘殺的舉動，雖自困於山谷之間，以自覆其身，而終不反顧，其遇可悲，其志可哀，而其大節凜然，就是跟河嶽比美，日月爭光，也無愧色，又豈麥氏所謂俠義正直一語所能盡？至於達開臨危不苟，捨己以救衆人，則他的仁愛又可概見了。

入無所耐不取敗亡也即入熱地而沒有窮途因而而敗也。但是上使上河不無然

入無所耐不取敗亡也即入熱地而沒有窮途因而而敗也。但是上使上河不無然

入無所耐不取敗亡也即入熱地而沒有窮途因而而敗也。但是上使上河不無然

入無所耐不取敗亡也即入熱地而沒有窮途因而而敗也。但是上使上河不無然

入無所耐不取敗亡也即入熱地而沒有窮途因而而敗也。但是上使上河不無然

入無所耐不取敗亡也即入熱地而沒有窮途因而而敗也。但是上使上河不無然

入無所耐不取敗亡也即入熱地而沒有窮途因而而敗也。但是上使上河不無然

入無所耐不取敗亡也即入熱地而沒有窮途因而而敗也。但是上使上河不無然

入無所耐不取敗亡也即入熱地而沒有窮途因而而敗也。但是上使上河不無然

入無所耐不取敗亡也即入熱地而沒有窮途因而而敗也。但是上使上河不無然

入無所耐不取敗亡也即入熱地而沒有窮途因而而敗也。但是上使上河不無然

入無所耐不取敗亡也即入熱地而沒有窮途因而而敗也。但是上使上河不無然

入無所耐不取敗亡也即入熱地而沒有窮途因而而敗也。但是上使上河不無然

入無所耐不取敗亡也即入熱地而沒有窮途因而而敗也。但是上使上河不無然

入無所耐不取敗亡也即入熱地而沒有窮途因而而敗也。但是上使上河不無然

李秀成

李秀成，廣西梧州府藤縣寧風鄉五十七都長恭里新旺村人。父世高，母陸氏，弟明成。他的家庭，是一個貧寒的人家，父親種山幫工爲活，度日困難。他八歲時跟舅父讀書，到十歲便回家幫父母尋食度日，他一生祇是受過這短短兩年的啓蒙教育。

到了二十六七歲，天王已上廣西潯、梧、鬱一帶傳教，村村處處都知道有洪先生教人敬拜上帝的事。秀成爲了家寒，多災多難，所以他家也信從了上帝教。

太平天國元年（清咸豐元年，西曆一八五〇年）太平軍從平南經藤縣攻永安州，陸路兵經過秀成的家鄉，招集拜上帝會的人，秀成全家便加入軍中。

他自家鄉從征，隨軍到永安州，不久，出兩湖，下南京，他不過祇當一名士兵。到了奠都天京後，他才跟春官丞相胡以晁理事。那時東王有令，要在各衙門中舉出軍帥一

員帶領新軍。這時候，秀成給東王賞職了，便由東王親保他做右四軍帥，把守太平門外的新營。不久，升為後四監軍，守儀鳳門外高橋。又跟翼王上安慶安民。太平天國四年（清咸豐四年，西曆一八五四年），胡以旣攻克廬州府，調往鎮守安民。時秀成屢遷到二十指揮，他已經漸漸的露出頭角了。

太平天國六年（清咸豐六年，西曆一八五六年）天京封訂，東北二王相繼誅死，翼王被逼他去，而燕王也死難中，軍心渙散。天王乃拔秀成於衆將中，命與陳玉成共治軍事，守桐城。旋以招降擒首張樂行、娶得樹功，升地官副丞相。時清江南大營軍復振，來圍鎮江，分軍逼桐城，自廬州、三河、舒城、六安、廬江、巢縣、無為等處，連營百多里。秀成兵單，賊不利，約玉成來援，大破清軍，桐城圍解。旋奉旨往救鎮江，提出守軍。詔命回京，封合天侯，副掌率，提調兵符，佐理朝政，自是秀成職責愈重。

當是時，王長兄洪仁發、王次兄洪仁達用事，改以賄成，朝綱紊亂。秀成因上奏請定制度、嚴法令、肅朝綱、明賞罰、輕賦恤民、禮賢下士、罷黜王長次兄、起用翼王數

款，奏上，忤天王旨，革爵，朝臣力諫，始復爵。

太平天国八年（清咸豐八年，西曆一八五六年）夏，清江南七營再圍天京，東北門已被圍，南門也要圍着，時京外各路都爲敵所制，外無援師，秀成奏請出京調兵解救，天王倚秀成爲守，不許。乃於朝堂鳴鐘鼓，集羣臣，剴切陳奏，天王鑒其忠，准其奏。於是出京，一晝夜趕到蕪湖。時清軍勢盛，四面皆兵，天国人心又亂，秀成初任大事，堅忍重毅，鎮靜不動，他與堂弟侍天福李世賢謀，使世賢掃南岸，以北岸軍事自任，乃集部下精兵五千，分由蕪湖東邊山渡江，會於含山。既至，清軍陷和州，秀成不得已，率所部破昭關，殲清軍二十多營，復和州，乘勝取全椒、滁洲、來安，以兵單不能前進，清援軍至，戰不利，秀成退守全椒。時京圍愈急，秀成欲先掃清兩浦隔江通信，以安京內人心，乃率部將陳坤書、吳定彩、蕭招生、譚紹光、陸順德督精銳五千由全椒下大劉村，擬取道橋林，進兵兩浦。清江北六營欽差大臣德興阿由浦口率馬步兵萬餘來迎戰，清督辦皖北軍務蒙古都統保亦引馬軍四千至，兩軍會戰，清軍小却，次日復戰，

太平軍大敗，死傷千餘，秀成數隊同全椒，由全椒入樅陽，通文各鎮守將，擇日約齊到樅陽會議。時陳玉成由麻田敗歸，不約而至，秀成泣涕誓師，訂約會戰，玉成兵由潛山過舒城，攻廬州，秀成自率所部由全椒，進兵滁州，期與玉成合。八月十八日至烏衣，與清將寧恩阿、勝保軍戰，清軍大敗，明日進至小店，清總兵馮子材率援軍至，秀全復擊敗他，乘勝進至浦口。適玉成破廬州，亦率軍至，乃約玉成攻清軍前，秀成抄攻後，前後夾攻，清軍大潰，遂覆江北大營，恢復天京與江北的交通。旋奉詔與玉成會師援三河，斬湘軍大將李續賓，殲其全軍，湘軍精銳盡喪，安慶敵圍師亦聞風退却。

太平天國九年（清咸豐九年，西曆一八五九年）正月，太平軍江浦守將薛之元以城降清，江浦、浦口都失陷。秀成方駐軍黃山，聞變回救不及，遂入屯浦口，力扼天京北岸門戶。當是時，太平軍諸將以秀成、玉成兩人功最高，天王先封族弟仁玕爲干王，繼封玉成爲英王，不及秀成。時秀成部將李昭壽已降清，聞而不平，來書勸秀成反，會天王命侍衛七人來勸營，書爲侍衛所見，歸奏天王，乃盡封中關船隻，斷秀成兵，使不

得回京以防變。過了一二十天，天王見秀成沒有什麼動靜，他知道秀成忠心不貳，乃用黃緞親寫「萬古忠義」四字，命使至浦口賜給秀成，並封爲忠王。

時天京北岸，賴秀成力鎮浦口，還維持着一線的交通。而江浦以上都爲清圍軍，因而緊困浦口。秀成見勢危，乃回京而奏天王，自請離浦口調兵回救天京。天王不許，反嚴責秀成。他祇一味靠天，不問軍情。秀成不得已，後來屢次奏諫，天王始准行。秀成乃至蕪湖，浦口江邊營盤旋失，九洲亦陷，清軍遂以長圍困天京。秀成既至蕪湖，大會諸將，秀成與他們謀議說：「敵江南大營餉源在蘇、杭，今天京城外長壕已成，敵內圍外禦，難以攻破，不如輕兵從間道疾搗杭州，杭州危，蘇州亦必震動，敵軍大營懼我絕其餉源，必分兵奔命以救，我俟其分兵，還軍急擊，踢破敵營，則天京圍解，而蘇、杭也都爲我有了」。太平天國十年（清咸豐十年，西曆一八六〇年）正月，自率精銳七千人往襲杭州，清軍果中計，分江南大營精兵赴救，秀成於是還軍會諸路軍於建平，以三月廿六日攻破江南大營，解天京圍，事詳天玉傳中。

天京解圍後，秀成奉詔取蘇、常，既下常州，遂進取蘇州，四月廿二日入蘇州。秀成撫慰降衆，卹問居民，市肆不驚，城中安堵。時蘇州各屬民間相結，以抗太平軍，日夜劫掠至城邊。無賴請出兵剿殺，不許，出示招撫亦不歸。過了十幾天，亂事仍不止。

秀成說：「民仍不受撫，這是由於我的恩信未孚」。因親入鄉間勸諭，四處鄉民執械將秀成困於內，矛指秀成頸，隨文武都職慄失色，秀成夷然對衆人說：「我便是忠王，因克復未得安民，我心不忍，所以捨死來安撫你們，願撫的請棄械，否則請殺我」。接着就將種族革命的意義及天朝的新政誥諭一番，民衆悅服，都棄械請撫。在七天裏面，元和、吳縣、長洲等處都以次就撫，於是秀成乃卹飢救寒，減賦輕稅，蘇、常大定。

秀成既定蘇、常，恩威大振，江西德安、義甯、武甯、湖北隨州、大冶、興國、蕪水、蘄州、武昌、江夏、金牛、雲安、蒲圻、嘉魚、通山、通城等州縣所在剋復，聞風起義，差使到蕪州來歸。是年冬，秀成留部將陳坤書鎮蕪州，出師上江西、湖北，接應降衆。太平天國十一年（清咸豐十一年，西曆一八六一年）六月，得衆三十萬人，歸至

江西撫州，遇翼王部將童容海由廣西率軍東回，又得其衆廿餘萬，於是遂長驅入浙江，分軍命侍王李世賢略取浙江郡縣，而自攻杭州。是年九月，秀成軍逼杭州，圍攻兩月，杭州被圍糧絕，而巡撫王有齡得民心，衆與死守。城將破，有齡想寫信給秀成，請勿害軍民，他的師爺說：「這封信寫不得，兩國交兵，何以稱呼？稱得不好，反爲不美；稱得好，皇上罪你投他」。有齡捶心歎說：「城不能保定了，我當坐在大堂，等他入城，親自軍民請命，然後死」。他的師爺又說：「秀成尙義，必不屠城，公請放心。但公欲一見瀕後死，他方收拾人心，肯容公死嗎？」有齡默然。及城破，秀成即欲救有齡，而有齡已自縊死。秀成馳救不及，乃還其冠服，以禮殮他，遣其親兵護柩歸上海。先是秀成攻杭州時，預先向天王奏請破城時准赦滿人，及克外城，天王御批未下，秀成軍止滿城下不攻，射諭入城勸清杭州將軍瑞昌勿死，願放其全軍北還，瑞昌不信，到了天王詔下，准赦滿人，瑞昌仍不信，開槍擊死太平軍千人，秀成始揮軍破城，瑞昌戰死。秀成命其部下率遺柩歸，滿兵被擒的釋放不殺。城中滿清官吏都以禮款待，欲行的一一以資

遣送上海。時杭州難民無食，秀成從嘉興載米萬石，饒二十萬來杭，施給貧民，杭州以安。於是太平天国遂奄有蘇、浙。

太平天国十二年（清同治元年，西曆一八六二年）春，秀成回蘇州，留部將陳炳文鎮杭州。秀成回至蘇州，見人民流離，房屋毀壞，蘇民紛紛來訴守將陳坤書縱兵虐民事。時坤書因愧對秀成，已先走常州，納賄朝中，而洪氏諸王亦欲藉坤書以分割秀成兵權，乃封爲護王，以拒秀成。自是坤書不聽秀成調遣，秀成部將都扼腕痛恨，而秀成僅以除坤書暴政，重撫百姓爲事。

這一年夏，上海清防軍會同西洋兵攻陷嘉定、青浦，進攻太倉、崑山，守將告急，秀成親率精銳萬人赴援，連破敵軍，克復嘉定、青浦，追至松江，圍其城，城垂克，而湘軍已由安慶長驅而下，進圍天京。天王一日三道差官捧詔追秀成回救。秀成乃撤兵回蘇州，與諸將會議，他對諸將說：「敵由安慶而下，利在水軍，他有長江濟餉，而我却沒有威艦之利，我勞彼逸，水道難爭。且敵屢勝，初來其勢甚銳，不可與爭鋒。爲今

計多解糧食砲火回京，待廿四個月後，其兵久必疲，方可一鼓攻破他。諸將都贊同，上奏天王。天王震怒，下詔嚴責秀成說：「三詔追救京城，何不啓隊發行，爾意欲何爲？爾身受重任，爾知脫法否？若不遵詔，國法難容！」秀成不得已，九月，大會諸軍回援天京，連攻四十多天未下。諸路軍都撤退，天王乃革秀成爵，命引兵北行，往接遠征陝西的扶王陳德才軍，以收復江北。

秀成奉詔冒雪過江。當是時，皖北一帶，連年戰爭，百姓被劫爲難，秀成所過，派員買糧買穀以救民。秀成軍至石澗埠，遇敵帥曾國藩軍至，堅紮營壘，欲不戰以疲秀成軍。秀成求戰不得，而天連降大雨不息，官兵困病，往往一夜到天明，全營病倒，敵後路援軍又至，秀成乃引軍由廬江而上舒城到六安州，正逢青黃不接的時候，欲西往會陳德才軍，因爲這裏缺糧，不能前去。乃由壽州邊境東回。壽州被練匪苗沛霖部久害，居民苦萬分，正鬧糧荒，秀成軍無食，餓死的沿途枕藉。回到天長，據天王詔，以雨花臺爲失守，但秀成歸援。那時候，巢縣、江浦相繼陷落，軍民四散退下，長江大水，道路數

水冲崩，無處行走，九江湖也樹水浸沒。秀成軍過江後，沒有棲身的地方，軍中有米無柴，餓死的無數。又遇敵水師來攻，陷平關，九江湖因而退守，那些未及過江的官兵，死亡亦衆。這一役，秀成喪失軍隊十多萬人。那些留守蘇、杭的將兵，又給王次兄洪仁達亂幹一場，他們雖不待不服從，但心裏終不免不平，後來有一個忠於秀成的部將叫做童容海的，竟給仁達逼迫投降了清軍，將士愈覺灰心。於是自經此役後，秀成軍威始墮，而太平天国也跟著覆亡了。

秀成既回天京，時敵攻蕪州亦亟，部將日飛文告急，秀成奉請往援。十月，蕪州陷，秀成退屯丹陽，那時候，兵亂民慌，秀成知天京不能再守，欲以美人白齊文計回京，上奏天王，棄天京出中原。他的堂弟侍王李世賢時屯兵溧陽，見勢危，勸秀成前來，別作他謀，不准他回京，秀成不從。世賢欲起兵前來劫他前去，秀成乃連夜輕騎走回京。第二天，秀成上殿奏請天王棄天京不守，天王不從，嚴責秀成，語詳秀全傳中。秀成乃寄信溧陽，約世賢率軍就食江西。明秋糧熟，併力回援，而自留天京城守。

太平天國十四年（清同治三年，西曆一八六四年）春，天京各門俱合圍。四月十九日，天王崩，秀成扶天王長子天貴福嗣位，以安人心。時城中糧已絕，而敵圍攻愈急，八疊掘地道數十處，礮火而入，都爲秀成所破。到了六月初六日，敵遣膽子地道發，城陷，秀成率飢軍在太平門與敵鏖戰不利，走歸朝門，帶幼天王同走，他將他的戰馬給幼天王騎，而自騎不力的馬，連衝數門不得出，到了三更，秀成領頭衝鋒，率數百人擁幼天王由缺口而出，敵軍來追，幼天王因騎良馬得脫，而秀成以馬劣不及，迷路荒山中。秀成逃上荒山破廟，人飢馬乏，不能再走，他將身上捆帶的珍珠寶物串在樹下，打算寬身乘涼，不料有一幫荒山脚下的居民走上山來，秀成見有人來，忘記取回寶物，驚亂而逃。這幫人一邊追一邊叫道：「你身有錢，交過與我，我不要你的命」。這幫人追近，見是秀成，一齊跪下，大家流涕。秀成見人民有救他的心，自願回破廟將那珍珠寶物取回以酬他們的情，不意這幫人追秀成下山後，另有人來此破廟將秀成的寶物拾去。秀成向這幫人回來，便不見了。衆人勸秀成離頭，秀成不肯。他們說：「不肯離頭，不

能送你」。他們又是苦求。秀成對他們說：「我爲大臣，國破主亡，若不能出，被獲解送敵營，我也不能活。若果有命能逃出去，又何以對我官兵？」衆人再力勸他，才難去些須。然後這幫人民才把秀成密藏起來。他們去訪出了拾得秀成寶物的人們，他們去問那幫人平分那些寶物。那幫人說：「這些東西天朝大頭目方有，你問我分此物，你必在這頭目」。兩家並爭，因此秀成藏不住，遂被敵兵搜獲。他在囚籠裏面，把他的一生，寫成一部可歌可泣的自傳，靠了這部自傳，忠王李秀成的大名遂永垂不朽。這部自傳，就是我們今天所見的給曾國藩刪改了的李秀成供。秀成寫完了自傳那一天，遂就議。時爲太平天國十四年六月廿五日（清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西曆一八六四年八月七日）。

太平天國自楊、韋內訌後，殘局所賴以不墜的，祇靠秀成與英王陳玉成二人。及玉成死，便祇靠秀成一入獨力支持。那時候，內有佞臣，外多勁敵，秀成頻年轉戰，忠君愛民，百折不撓，曾國藩、李鴻章都深佩服他。秀成用兵，謀定後戰，有古名將風，八年攻江北水營則會議於樞場，十年解天京圍則先會議於蕪湖，後復會議於建平，戰勝攻

取都如所料。十二年奉詔援天京，大會於蘇州，議決先避敵鋒，運糧食、軍火回京，堅守以老敵師，待敵疲乏始一鼓破他。天王不從，卒無功。秀成器度恢弘，他不殺降人，禮葬敵帥，事事暗合國際法，以較曾國藩的屠安慶，李鴻章的誘殺蘇州降將，他們人格的距離，真不可以道里計。秀成又長於民政，規畫布置，極有條理；尤得民心。治蘇，常日，民間疊上功德頌，常熟忠王功德碑，今尙巍然屹立城中。就義那天，南京民間設祭而哭，焚的紙錢，灰積如阜。

魏 秀 全 列

魏 秀 全 列